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楚辭補注卷一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楚辭補註

提要

臣等謹案楚辭補註十七卷宋洪興祖撰興祖字慶善丹陽人政和中登上舍第南渡後召試授秘書省正字歴官提㸃江東刑獄知真州饒州後忤秦檜編管昭州卒事迹具宋史儒林傳案陳振孫書録解題列補注楚辭

十七卷考異一卷稱興祖少時從柳展如得東坡手校十卷凡諸本異同皆兩出之後又得洪玉父而下本十四五家參校遂為定本始補王逸章句之未備者成書又得姚廷輝本作考異附古本釋文之後又得歐陽永叔孫莘老蘇子容本於闗子東葉少協校正以補考異之遺云云則舊本兼載釋文而考異一卷附之在補注十七卷之外此本每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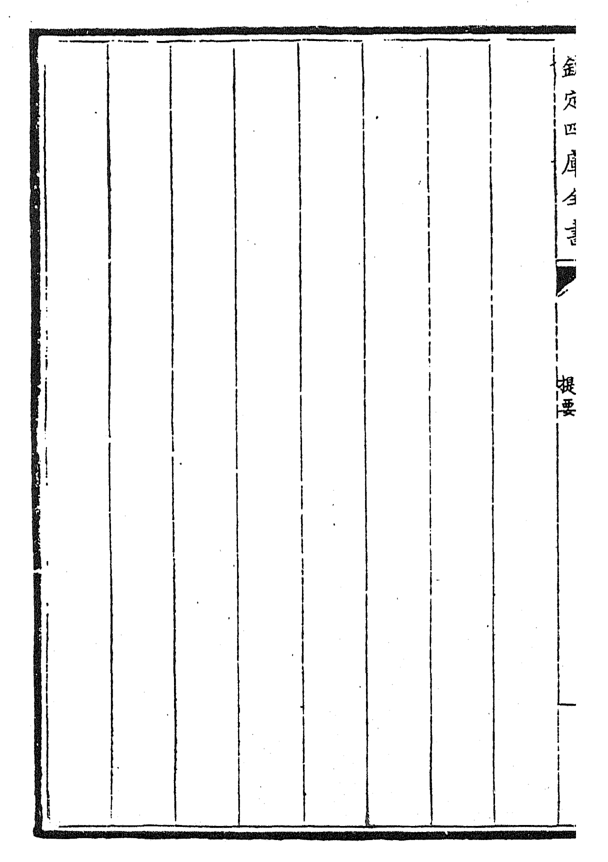
末原有汲古後人毛表字奏叔依古本是正印記而考異已散入各句下未知誰所竄亂也又目録之後有與祖附記稱飽欽止云辨騷非楚辭本書不當録班固二序舊在九歎之後今附於第一通之末云云此本離騷之末有班固二序與所記合而劉勰辨騷一篇仍列序後亦不詳其何故豈但言其不當録而未敢遽删歟漢人注書大抵簡質又往往

舉其訓詁而不備列其考據興祖是編列逸註於前而一一疏通證明補註於後於逸註多所闡發又皆以補曰二字別之使與原文不亂亦異乎明代諸人妄改古書恣情損益蓋於楚辭諸註之中特為善本故陳振孫稱其用力之勤而朱子作集註亦多取其說云

乾隆四十三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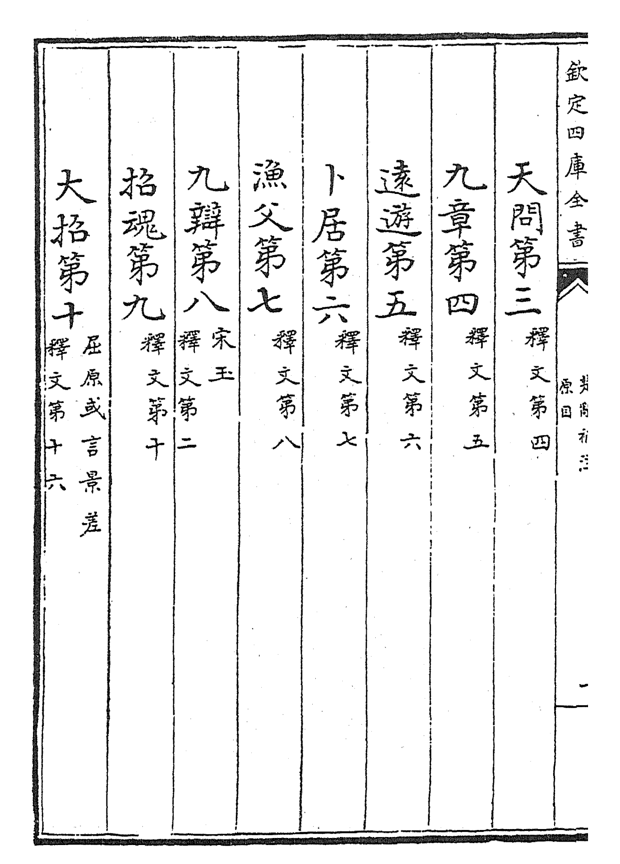


楚辭原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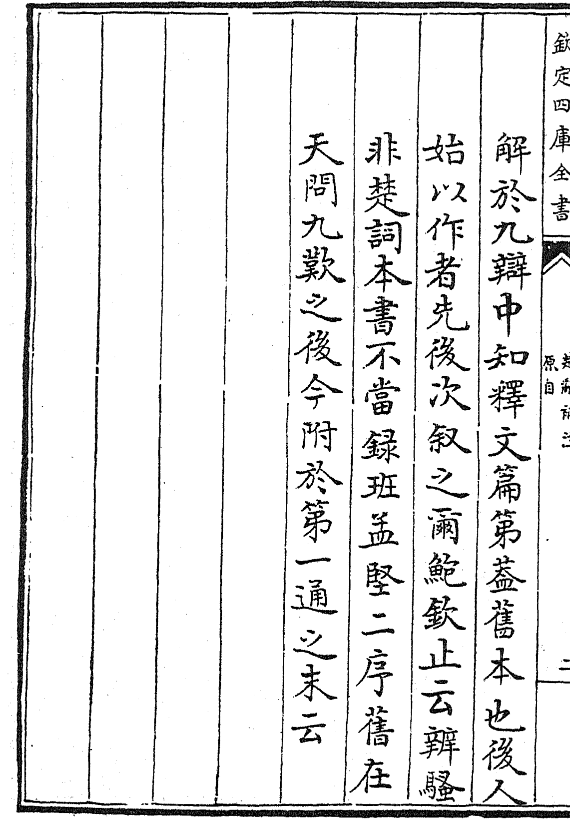
班孟堅云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故世傳楚辭

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集

後漢校書郎臣王逸章句 一本云校書郎中後漢文苑傳云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



按九章第四九辯第八而王逸九章注云皆



解於九辯中知釋文篇第葢舊本也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叙之爾鮑欽止云辯騷非楚詞本書不當録班孟堅二序舊在天問九歎之後今附於第一通之末云

楚辭補注卷一

宋 洪興祖 撰

隋唐書志有皇甫遵訓參解楚辭七卷郭璞注十卷宋處士諸葛楚辭音一卷劉杳草木蟲魚疏二卷孟奥音一卷徐邈音一卷始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為離騷傳其書今亡按屈原傳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又曰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孟堅劉勰皆以為淮南王語豈太史公取其語以作傳乎漢宣帝時九江被公能為楚詞隋有僧道騫者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唐傳楚辭者皆

祖禹公之音

離騷經章句第一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戰國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屈楚公族芈姓之後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屈重屈蕩屈建屈平並其後又云景芈姓楚有景差漢徙大族昭屈景三姓於關中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

能共譖毀之史記曰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又曰用事臣靳尚王乃疏屈原疏一作逐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衺一作邪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一云陳直徑一云陳道徑以風諫君也太史公曰離騷者猶離憂也班孟堅曰離猶遭也明已遭憂作辭也顔師古云憂動曰騷余按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之為經耳非屈原意也逸説非是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絶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

關遂脅一作脇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史記曰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詳與俱同又曰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然則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者乃惠王非昭王也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史記曰懷王長子頃襄王立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放在草野草一作山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前漢地理志長沙有羅縣荊州記曰縣北帶汨水水源出豫章艾縣界西流注湘沿湘西北去縣三十里名為屈潭屈原自沈處汨音覓離騷

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媲配也匹詣切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飄一作飃以為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一作明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愍一作閔魏文帝典論云優游按衍屈原尚之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託譬諭其意周旋綽有餘度長卿子雲不能及宋子京云離騷為詞賦之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

帝高陽之苗裔兮德合天地稱帝苗胤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娶于騰

隍氏女而生老僮是為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于丹陽周幽王時生若敖奄征南海北至江漢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因以為氏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胄末之子孫是恩深而義厚也補曰皇甫謐曰高陽都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張晏曰高陽所興之地名也劉子玄史通云作者自敘其流出於中古離騷經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敘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為傳至馬遷揚雄班固自敘之篇實煩於代

朕皇考曰伯庸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己補曰蔡邕云朕我也古者上下共之咎繇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為尊稱漢遂因之唐五臣注文選云古人質與君同稱朕又以伯庸為屈原父名者非也原為人子忍斥其父名乎

攝提貞于孟陬兮太歲

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貞正也于於也
正月為陬補曰並出爾雅陬側鳩切
惟庚寅吾以降
庚寅日也降下也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寅為陽正故
男始生而立於寅庚為陰正故女始生而立於庚言巳
以大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得陰
陽之正中也補曰天問云皆歸䠶鞠而無害厥躬何后
益作革而禹播降九歎云赴江湘之湍流兮順波湊而
下降徐俳佪於山阿兮飄風來之匈匈降乎攻切下也
見集韻說文曰元氣起於子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
俱立於巳為夫婦褢姙於巳巳為子十月而生男起巳
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
寅女年始申也淮南子注同
皇覽揆余初度兮
皇皇考
也覽觀
也揆度也初始也覽一作鑒一本余下有
于字五臣云我父鑒度我初生之法度
肇錫余以嘉名
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
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賜我以美善之名也

名余曰正則兮正平也則法也字余曰靈均靈神也均調也言正平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為原以法地言已上能安君下能養民也禮曰子生三月父親名之既冠而字之名所以正形體定心意也字者所以崇仁義序長幼也夫人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也五臣云靈善也均亦平也言能正法則善平理補曰史記屈原名平文選以平為字誤矣正則以釋名平之義靈均以釋字原之義名有五屈原以德命也禮記曰三月之末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又曰既冠以字之成人之道也士冠禮云賓字之曰昭告爾字爰字孔嘉字雖朋友之職亦父命也紛吾既有此內美兮紛盛貌五臣曰內美謂忠貞又重之以修能修遠也言已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衆異也言謀足以安

社稷智足以解國患威能制强禦仁能懷遠人也補曰重儲用切再也非輕重之重能本獸名熊屬故有絶人之才者謂之能此讀若耐叶韻

扈江離與辟芷兮

扈被也楚人名被為扈江離芷皆香草名辟幽也芷幽而香文選離作蘺五臣云扈披也補曰扈音戶左傳云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江離說者不同說文曰江蘺蘼蕪渋司馬相如賦云被以江離糅以蘼蕪乃二物也本草蘼蕪一名江離江離非蘼蕪也猶杜若一名杜蘅杜蘅非杜若也蘼蕪見九歌郭璞云江離似水薺張勃云江離出海水中正青似亂髮郭恭義云赤葉未知孰是辟匹亦切白芷一名白茝生下澤春生葉相對婆娑紫色楚人謂之葯

紉秋蘭以為佩

紉索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故行清潔者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言已修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以為衣被紉索秋蘭以為佩飾博采

衆善以自約束也補曰紉女鄰切方言曰續楚謂之紉說文云繟繩也古者男女皆佩容臭臭香物也又曰佩帨茝蘭則蘭芷之類古人皆以為佩也相如賦云蕙圃衡蘭顔師古云蘭即今澤蘭也本草注云蘭草澤蘭二物同名蘭草一名水香李云都梁是也水經云零陵郡都梁縣西小山上有渟水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澤蘭如薄荷微香荆湘嶺南人家多種之此與蘭草大抵相類但蘭草生水傍葉光潤尖長有歧莖小紫花紅白色而香五六月盛而澤蘭生水澤中及下濕地苗高二三尺葉尖微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七月八月開花帶紫白色此為異耳詩云士與女方秉蕑兮陸機云蕑即蘭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亦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宫中皆種之文選云秋蘭被涯注云秋蘭香草生水邊秋時盛也荀子云蘭生深林本草亦云一種山蘭生山側似劉寄奴葉無椏不對生花心微黄赤楚詞有秋蘭春蘭石蘭王逸皆曰香草不分别也

近時劉次莊樂府集云離騷曰紉秋蘭以為佩又曰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黄在秋則紫然而春黄不若秋紫之芬馥也由是知屈原真所謂多識草木鳥獸而能盡究其所以情狀者歟黄魯直蘭説云蘭生深山叢薄之中不為無人而不芳含香體潔平居與蕭艾同生而不殊清風過之其香藹然在室滿室在堂滿堂所謂含章以時發者也然蘭蕙之才德不同蘭似君子蕙似士夫槩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離騷曰予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畆招魂光風轉蕙氾崇蘭以是知楚人賤蕙而貴蘭矣蘭蕙叢出蒔以沙石則茂沃以湯茗則芳是所同也至其發華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也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榝則遠矣其言蘭蕙如此當俟博物者

汨余若將不及兮

汨去貌疾若水流也不一作弗五臣云歲月行疾若將追之不及補曰汨越筆切方言云疾行也南楚之外曰汨

恐年歲

之不吾與言我念年命汩然流去誠欲輔君心中汲汲常若不及又恐年歲忽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耄也補曰恐區用切疑也下並同論語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朝搴阰之木蘭兮搴取也阰山名補曰搴音蹇說文搴拔取也南楚語引朝搴阰之木蘭阰頻脂切山在楚南本草云木蘭皮似桂而香狀如楠樹高數仞任昉述異記云木蘭川在尋陽江也多木蘭

夕攬洲之宿莽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已旦起陞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勑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以喻讒人雖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攬一作檻一作擥洲一作中洲補曰攬盧敢切取也莽莫補切爾雅云卷施草拔心不死即宿莽也

日月忽其不淹兮淹久也忽釋文作曶

春與秋其代序代更也序次也

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久春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人年易老也

惟草木之零落兮

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零一作苓

恐美人之遲暮

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人君服飾美好故言美人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賢用能則年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補曰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者恐美人之遲暮是也有喻善人者滿堂兮美人是也有自喻者送美人兮南浦是也

不撫壯而棄穢兮

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以喻讒邪百草為稼穡之穢讒佞亦為忠直之害也文選無不字五臣云撫持也言持盛壯之年廢棄道德用讒邪之言為穢惡之行補曰撫芳武切不撫壯而棄穢者謂其君不肯當年德盛壯之時棄遠讒佞也五臣注誤

何不改此度

改更也言願令君甫及年德盛壯之時修明政教棄去讒佞無令害賢改此惑誤之度修先王

之法也甫及一作撫及一作務及文選云何不改其此度一云何不改乎此度也五臣云何不早改此法度以從忠正

乘騏驥以馳騁兮

騏驥駿馬也以喻賢智言乘駿馬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則可成於治也乘一作椉文選作策馳一作駝補曰駝即馳字下同

來吾道夫先路

路道也言已如得任用將驅先行願來隨我遂為君導入聖王之道也文選作導夫先路一本句末有也字五臣云言君能任賢人我得申展則導引入先王之道路

昔三后之純粹兮

后君也謂禹湯文王也至美曰純齊同曰粹

固衆芳之所在

衆芳喻羣賢言往古夏禹殷湯周之文王所以能純美其德而有聖明之稱者皆舉用衆賢使居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五臣云三王所以有純美之德以衆賢所在故也

雜申椒與菌桂兮

申重也椒香木也其芳小重之乃香菌薰也葉曰蕙根曰

薰五臣云雜非一也申用也椒菌桂皆香木補曰菌音窘博雅云菌薰也其葉謂之蕙則菌與蕙一種也下文别言蕙茝又云矯菌桂以紉蕙則菌桂自是一物本草有菌桂花白蘂黄正圓如竹菌一作箘其字從竹五臣以為香木是矣其以申為用則非也淮南子曰申菽杜茝美人之所懐服

豈維紉夫蕙茝紉索也蕙茝皆香草以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於治非獨索蕙茝任一人也故堯有禹咎繇伯夷朱虎益夔殷有伊尹傅説周有吕旦散宜召畢是雜用衆芳之効也補曰本草云薰草一名蕙草生下濕地陶隱居云俗人呼鷰草狀如茅而香為薰草人家頗種之引山海經云薰草麻葉而方莖赤花而黒實氣如蘼蕪可以已癘又廣志云蕙草緑葉紫花陳蔵器云此即是零陵香生零陵山谷南越志名燕草黄魯直説與此異已見上椒與菌桂木類也蕙茝草類也以言賢無小大皆在所用茝白芷也昌改切

彼堯舜

之耿介兮堯舜聖德之王也耿光也介大也補曰耿古迥古幸二切既遵道而得路遵循也路正也堯舜所以有光大聖明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夫先三后者據近以及遠明道德同也五臣云循用大道補曰上言三后下言堯舜謂三后遵堯舜之道以得路也路大道也何桀紂之猖披兮桀紂夏殷失位之君猖披衣不帶之貌猖一作昌釋文作倡披一作被五臣云昌披謂亂也補曰博雅云裯被不帶也被音披夫唯捷徑以窘步捷疾也徑邪道也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為治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亡以法戒君也唯一作維五臣云言桀紂若人使亂用捷疾邪徑急步而理之補曰桀紂之亂若衣披不帶者以不由正道而所行蹙迫耳左傳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也論語曰行不由徑徑步道也惟夫黨人之偷

樂兮黨朋也論語曰朋而不黨偷苟且也一無夫字路幽昧以險隘路道也幽昧不明也

險隘喻傾危言已念彼讒人相與朋黨嫉妬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也補曰小人朋黨偷為逸樂則中正之路塞矣隘狹也遠遊云悲世俗之迫阨相如大人賦作迫隘阨隘一也豈余身之憚殃兮憚難也殃咎也一無身字補曰小人用事則賢人被殃憚徒案切忌難也恐皇輿之敗績皇君也輿君之所乘以喻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五臣云言我所以不難殃咎諫爭者恐君行事之失補曰皇輿宜安行於大中至正之道而當幽昧險隘之地則敗績矣左傳曰大崩曰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踵繼也武跡也詩曰履帝武敏歆言已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跡而廣

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忽一作急補曰忽疾貌奔舊音布頓切相導前後曰先後先先見切踵亦跡也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荃香草以喻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草為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察一作揆中一作忠補曰荃與蓀同莊子云得魚而忘荃音義云七全切崔音孫香草可以餌魚疏云蓀荃也陶隱居云東間溪側有名溪蓀者根形氣色極似石上菖蒲而葉正如蒲無脊詩詠多云蘭蓀正謂此也

反信讒而齌怒

齌疾也言懷王不徐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已也齌一作齊補曰齌音賷又音妻說文云齌炊餔疾也釋文齊或作齌並相西切五臣云齊同也反信讒人與之同怒於我

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

謇謇忠貞貌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補曰今易作蹇蹇先儒引經多如此蓋古今本或不同耳

忍而不能舍也

舍止也言已知忠言謇謇諫君之過必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文苑無而字一本忍上有余字一無也字五臣云恐君之敗故忍此禍患而不能止補曰顏師古云舍尸夜切訓止息人之屋舍及星辰次舍其義皆同論語曰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音捨非也

指九天以為正兮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五臣云九陽數謂天也補曰九章云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淮南子九天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變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昊天西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又廣雅九天東方皞天南方赤天西方成天餘同

夫唯靈脩之故也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也故以喻君言已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故欲自盡也唯一作惟一無也字五臣云靈脩言有神明長久之道者君德也言我指九天欲為君行正平之道而君不用我故將欲自盡補

曰王逸言自盡者謂自竭盡耳五臣說誤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補曰一本有此二句王逸無注至下文羌內恕己以量人始釋羌義疑此二句後人所增耳九章曰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與此語同初既與余成言兮初始也成平也言猶議也補曰成言謂誠信之言一成而不易也九章作誠言後悔遁而有他遁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己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匿其情而有他志也遁一作遯他一作佗五臣云悔改遯移也改移本情而有他志余既不難夫離別兮近曰離遠曰別一無夫字傷靈脩之數化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傷念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五臣云傷惜也補曰數所角切化音花下同余既滋蘭之九畹兮滋蒔也十二畝曰畹或曰

田之長為畹也五臣云滋益也釋文作𢦏音栽補曰說文田三十畝曰畹於阮切

又樹蕙之百畝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為畝言已雖見放流猶種蒔衆香修行仁義勤身自勉朝暮不倦也五臣云蘭蕙喻行言我雖被斥逐修行彌多釋文畝作晦補曰畝莫後切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秦孝公之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畹或曰十二畝或曰三十畝九畹蓋多於百畝矣然則種蘭多於蕙也此古人貴蘭之意

畦留夷與揭車兮畦共呼種之名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名芞輿五十畝為畦也揭一作藒文選作留夷藒車補曰畦音携揭藒並丘謁切相如賦云雜以留夷張揖曰留夷新夷顏師古曰留夷香草非新夷新夷乃樹耳一云留夷藥名爾雅藒車芞輿本草拾遺云藒車味辛生彭城高數尺白花芞音迄

雜杜衡與芳芷杜衡芳芷皆香草也言已積累衆善以自潔飾復植留夷杜衡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

彌盛也衡一作蘅補曰爾雅杜土鹵注云杜衡也似葵而香山海經云天帝山有草狀似葵其臭如蘼蕪名曰杜衡本草云葉似葵形如馬蹄故俗云馬蹄香

冀枝葉之峻茂兮

冀幸也峻長也文選作葰五臣云茂盛貌音俊補曰相如賦云實葉葰楙葰音峻

願竢時乎吾將刈

刈獲也草曰刈穀曰穫言已種植衆芳幸其枝葉茂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穫取收藏而饗其功也以言君亦宜蓄養衆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文選竢作俟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

萎病也絕落也補曰萎草木枯死也於危切

哀衆芳之蕪穢

言已所種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何能傷於我乎哀惜衆芳摧落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已修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弃則使衆賢志士失其所也五臣云言我積行為讒邪所害見逐亦猶植芳草為霜露所傷而落雖如是於我亦何能傷但恐衆賢

志士見而蕪穢不自修也補曰蕪荒也穢惡也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競並也愛財曰貪愛食曰婪以一作而補曰並逐曰競婪盧含切

憑不猒乎求索憑滿也楚人名滿曰憑言在位之人無有清潔之志皆並進取貪婪於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猒飽也憑一作憑補曰憑皮氷切索求也書序曰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徐邈讀作蘇故切則索亦有素音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羌楚人語詞也猶言卿何為也以心揆心為恕量度也補曰羌去羊切楚人發語端也文選注云羌乃也一云歎聲也量力香切

各興心而嫉妒興生也害賢為嫉害色為妒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恕度他人謂與己不同則各生嫉妒之心推棄清潔使不得用也故外傳曰太山之鴟鳴嚇鴛雛此之謂也興心文選誤作與心五臣云貪婪之人乃內恕於己以量度它人謂與己同貪若否則各生嫉妒之心讒譖

之使不得進用補曰貪婪之人不知其非自恕以度人謂君子亦有競進求索之心故各興心而嫉妬也忽馳騖以追逐兮五臣云忽急也馳一作駝補曰鶩亂馳也非余心之所急言衆人所以馳騖惶遽者爭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衆人急於財利我獨急於仁義也老冉冉其將至兮七十曰老冉冉行貌五臣云冉冉漸漸也恐修名之不立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來至恐修身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屈原建志清白貪流名於後世也補曰修名修潔之名也屈原非貪名者然無善名以傳世君子所恥故孔子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脩與修同古書通用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墜墮也夕餐秋菊之落英英華也言已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華吞

正陰之精蘂動以香淨自潤澤也餐一作湌五臣云取其香潔以合己之德補曰飲吸也音蔭餐呑也七安切秋花無自落者當讀如我落其實而取其材之落魏文帝云芳菊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故屈原悲冉冉之將老思食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

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

苟誠也練簡也五臣云苟且姱大練擇也且信人擇道要而行補曰信姱言實好也與信芳信美同意姱苦瓜切要於笑切

長顑頷亦何傷

顑頷不飽貌言已飲食清潔誠欲使我形貌信而美好中心簡練而合於道要雖長顑頷飢而不飽亦何所傷病也何者衆人苟欲飽於財利已獨欲飽於仁義也補曰言我中情實美又擇要道而行雖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亦何傷乎彼先口體而後仁義豈知要者哉曰有道者雖貧賤而容貌不枯屈原何為其顑頷也曰當是時國削而君辱原獨得不憂乎顑虎感切頷戶感切又上古湛切下魚

檢切顑頷食不飽面黃貌頷一作頷音同

擥木根以結茝兮

擥持也根以喻本文選擥作擥補曰擥啟妍切亦持也荀子云蘭槐之根是為芷注云茝名蘭槐根名芷然則木根與茝皆喻本也

貫薜荔之落蘂

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蘂實也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貌也言已施行常擥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五臣云貫拾也蘂花心也言我持木之本佩結香草拾其花心以表已之忠信補曰薜蒲計切荔郎計切山海經小華之山其草多薜荔狀如烏韭而生於石上注云亦緣木生管子云薜荔白芷蘪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馨烈之貌前漢樂章云都荔遂芳謂都良薜荔俱有芬芳也花外曰蕚內曰蘂蘂花鬚頭點也

矯菌桂以紉蕙兮

矯直也五臣云矯舉也舉此香木以自比補曰九章云擣木蘭以矯蕙

索胡繩之纚纚

胡繩香草也纚纚索好貌言已

行雖據履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香之性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倦也補曰說文索昔各切草有莖葉可作繩索纚所綺切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言我忠信謇謇者乃上法前世遠賢固非今時俗人之所服行也一云謇難也言已服飾雖為難法我倣前賢以自修潔非本今世俗人之所服佩文選謇作蹇世作時五臣云蹇難也前修謂前代修習道德之人服用也言我所以遭難者吾法前修道德之人故不為代俗所用補曰謇又訓難易之難非蹇難之字也世所傳楚辭惟王逸本最古凡諸本異同皆當以此為正又李善注本有以世為時為代以民為人之類皆避唐諱當從舊本

雖不周於今之人兮

周合也

願依彭咸之遺則

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已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世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補曰

顔師古云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按屈原死於頃襄之世當懷王時作離騷已云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蓋其志先定非一時忿懟而自沈也反離騷曰棄由聃之所珎兮摭彭咸之所遺豈知屈子之心哉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艱難也言已自傷所行不合於世將效彭咸沈身於淵乃太息長悲哀念萬民受命而生遭遇多難以隕其身申生雉經子胥沈江是謂多難也五臣云太息掩涕哀此萬姓遭輕薄之俗而多屯難補曰掩涕猶抆淚也遠遊曰哀民生之長勤與此意同

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鞿羈以馬自喻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為人所係累也五臣云言我雖習前人之大道而為讒人所銜勒補曰鞿居依切羈居宜切下文云余獨好修以為常修姱謂修潔而姱姱美也

謇朝誶而夕替誶諫也詩曰誶予不顧替廢也言已雖有絶遠之智

姱好之姿然已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謇謇於君夕暮而身廢棄也補曰誶音邃又音信今詩作訊訊吉

既替余以蕙纕兮纕佩帶也補曰纕息羊切下云解佩纕以結言也

又申之以攬茝又復也言君所以廢棄己者以余帶佩衆香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重引芳茝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一云又申之擥茝五臣云申重也擥持也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悔恨也言己履行忠信執守清白亦我中心之所美善也雖以見過支解九死終不悔恨五臣云九數之極也以此遇害雖九死無一生未足悔恨

怨靈脩之浩蕩兮上政迷亂則下怨父行悖惑則子恨靈脩謂懷王也浩猶浩浩蕩猶蕩蕩無思慮貌也詩曰子之蕩兮補曰今詩作湯湯蕩也孔子曰詩可以怨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屈原於懷王其猶小弁之怨乎

終不

察夫民心 言已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敖放恣無有思慮終不省察萬民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夫君不思慮則忠臣被誅忠臣被誅則風俗怨而生逆暴故民心不可不熟察之也民一作人五臣云浩蕩法度壞貌言我怨君法度廢壞終不察衆人悲苦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 衆女謂衆臣女陰也無專擅之義猶君動而臣隨也故以喻臣蛾眉好貌蛾一作娥補曰反離騷云知衆嫮之嫉妬兮何必揚纍之蛾眉此亦班孟堅顔之推以為露才揚已之意夫冶容誨淫目挑心與孟子所謂不由其道者而以汚原何哉詩人稱莊姜之賢曰螓首蛾眉蓋言其質之美耳師古云蛾眉形若蠶蛾眉也 謠諑謂余以善淫 諑謂毀也諑猶譖也淫邪也言衆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美而淫不可信也猶衆臣嫉妬忠正言已淫邪不可任也以一作之五臣云讒邪之人謂我善為淫亂補曰謠音遥

爾雅徒歌謂之謡謂謡言也詠竹角切方言云詠愬也楚以南謂之詠言衆女競為謡言以譖愬我彼淫人也而謂我善淫所謂恕巳以量人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偭背也圓曰規方曰矩改更也錯置也言今世之工才知強巧背去規矩更造方圓必失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政治危君國也五臣云規矩法則也補曰偭音面賈誼云偭梟獺以隱處錯音措背繩墨以追曲兮追猶隨也繩墨所以正曲直補曰背違也墨度名也五尺曰墨追古隨字競周容以為度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循繩墨之直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修仁義之道背棄忠直隨從枉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為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也補曰偭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以追曲者枉道以從時忳鬱邑余侘傺兮忳憂

貌侘傺失志貌侘猶堂堂立貌也傺住也楚人名住曰傺邑一作悒一本注云忳自念貌五臣云忳鬱憂思貌悒不安也補曰忳徒渾切悶也鬱邑憂貌下文曰曾歔欷余鬱邑兮五臣以忳鬱為句絕誤矣侘敕加切傺丑利切又上勑駕切下勑界切方言云傺逗也南楚謂之傺郭璞云逗即今住字**吾獨窮困乎此時也**言我所以忳忳而憂中心鬱邑悵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世俗屈求容媚故獨為時人所窮困憂一作自念一無也字**寧溘死以流亡兮**溘猶奄也以一作而奄一作晻下注同補曰溘奄忽也渴合切**余不忍為此態也**言我寧奄然而死形體流亡不忍以中正之性為邪淫之態一無也字**鷙鳥之不羣兮**鷙執也謂能執伏衆鳥鷹鸇之類也以喻忠正補曰鷙脂利切擊鳥也月令鷹隼蚤鷙**自前世而固然**言鷙鳥執志剛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

守節不隨俗人自前世固然非獨於今比干伯夷是也李善文選世作代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言何所有圜鑿受方枘而能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耶言忠佞不相為謀也圜一作圓周一作同一云方鑿受圓枘屈心而抑志兮抑案也補曰案讀若按忍尤而攘詬尤過也攘除也詬恥也言己所以能屈案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如孔子誅少正卯也釋文詬作詢補曰詬詢並呼漏切又古豆切禮記曰以儒相詬病詬病恥辱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節者固乃前世聖王之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補曰比干諫而死孔子稱仁焉厚之也悔相道之不察兮悔恨也相視也察審也補曰相息亮切延佇乎吾將反延長

也佇立貌詩曰佇立以泣言己自悔恨相視事君之道不明審察若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己之志也補曰佇直吕切久立也異姓事君不合則去同姓事君有死而已屈原去之則是不察於同姓事君之道故悔而欲反也

回朕車以復路兮回旋也路道也回一作迴

及行迷之未遠迷誤也言乃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及已迷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屈原遵道行義欲還歸也

步余馬於蘭皋兮步徐行也澤曲曰皋詩云鶴鳴於九皋補曰皋九折澤也一云澤中水溢出所為坎招魂曰皋蘭被徑

馳椒丘且焉止息土高四墮曰椒丘言己欲還則徐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也馳一作駝五臣云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潔也補曰司馬相如賦云椒丘之闕服虔云丘名如淳云丘多椒也按椒山顛也此

以椒丘對蘭皐則宜從如淳五臣之說焉語助尤虔切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

退去也言已誠欲遂進竭其忠誠君不肯納恐重遇禍故將復去修吾初始清潔之服也一無復字五臣云尤過也補曰九章云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離遭也曹植七啓曰顧反初服從子而歸

製芰荷以為衣兮

製裁也芰蔆也秦人曰薢茩荷芙蕖也補曰芰奇寄切生水中葉浮水上花黃白色

集芙蓉以為裳

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裁製芰荷集合芙蓉以為衣裳被服愈潔修善益明集一作集補曰爾雅曰荷芙蕖注云別名芙蓉本草云其葉名荷其華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芰荷葉也故以為衣芙蓉華也故以為裳反離騷云衿芰茄之綠衣被芙蓉之朱裳是也北山移文曰焚芰製而裂荷衣蓋用此語薢茩音皆苟又上胡買切下胡口切

不吾知其亦

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五臣云言君不知我我亦將止然我情實美補曰芳敷方切香草也高余冠之岌岌兮岌岌高貌補曰岌魚及切長余佩之陸離陸離猶嵾嵯衆貌也言已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衆也補曰許慎云陸離美好貌顏師古云陸離分散也九章云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芳與澤其雜糅兮芳德之臭也易曰其臭如蘭澤質之潤也玉堅而有潤澤糅雜也補曰糅女救切唯昭質其猶未虧唯獨也昭明也虧歇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已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其身無有虧歇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虧一作虧其字從兮五臣云唯獨守其明潔之質猶未為自虧損也忽反顧以遊目兮忽疾貌遊一作游將往觀乎四荒荒遠

也言已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游目往觀四荒之外以求賢君也五臣云觀四荒之外以求知已者補曰爾雅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皆四方昏荒之國禮失而求諸野當是時國無人莫我知者故欲觀乎四荒以求同志此孔子浮海居夷之意然原初未嘗去楚者同姓無可去之義故也賈誼弔屈原云瞝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失之矣

佩繽紛其繁飾兮繽紛盛貌繁衆也補曰繽匹賓切

芳菲菲其彌章菲菲猶勃勃芬香貌也章明也言已雖欲之四方荒遠猶整飾儀容佩玉繽紛而衆盛忠信勃勃而愈明終不以遠故改其行五臣云佩忠信芳香之行彌加明潔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長言萬民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謟佞或樂貪淫我獨好修正直以為常行也文選民作人修一作循補曰樂魚教切欲也下文云汝何博謇而好修

又曰苟中情其好修皆言好自修潔也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懲艾也言已好修忠信以為常行雖獲罪支解志猶不艾也豈一作非文選可作何五臣云言我執忠貞之心雖遭支解亦不能變於我心更何所懼懲懼也補曰解古蟹切說文懲忞也忞與艾並音乂謂懲創也以可為何以懲訓懼皆非是

女嬃之嬋媛兮

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一作撣援補曰說文云嬃女字也音須賈侍中說楚人謂女曰嬃前漢有呂須取此為名嬋媛音蟬爰水經引袁崧云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須廟擣衣石猶存秭與姊同觀女嬃之意蓋欲原為甯武子之愚不欲為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能為上官椒蘭也而王逸謂女嬃罵原以不與衆合不承君意誤矣

申申其詈予

申申重也言女嬃見已施行不與衆合以見放

流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詈一作罵予一作余五臣云牽引古事而詈罵我補曰論語曰申申如也申申和舒之貌女嬃詈原有親親之意焉九歌云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是也予音與叶韻

曰鮌婞直以亡身兮

曰女嬃詞也鮌堯臣也帝繫曰顓頊後五世而生鮌婞狠也鮌亦作鯀一作縣文選亡作方補曰婞下頂切東坡曰史記殛鮌於羽山以變東夷楚詞鮌婞直以亡身則鮌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小人也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九章亦云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

終然殀乎羽之野

蚤死曰殀言堯使鮌治洪水婞狠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羽山死於中野女嬃比屈原於鮌不順君意亦將遇害也殀一作夭一云羽山之野補曰羽山東裔在海中殀殁也於嬌切鮌遷羽山三年然後死事見天問左傳曰其神化為黃能入於羽淵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

此姱節女嬃數諫屈原言汝何為獨博采往古好修謇謇有此姱異之節不與衆同而見憎惡於世也文選作蹇五臣云汝何博采古道於蹇難之世好修直節獨為姱大之行補曰博謇當如逸說紛盛貌姱苦瓜切好也

薋菉葹以盈室兮薋蒺蔾也菉王芻也葹枲耳也詩曰楚楚者薋又曰終朝采菉三者皆惡草以喻讒佞盈滿於側者也補曰今詩薋作茨菉作綠薋音甆爾雅亦作茨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易據于蒺蔾言其凶傷詩牆有茨以刺梗穢菉音綠爾雅云菉王芻菉蓐也本草云藎草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生平澤溪澗之側俗名菉蓐草葹商支切形似鼠耳詩人謂之卷耳爾雅謂之苓耳廣雅謂之枲耳皆以實得名本草枲耳一名葹

判獨離而不服判別也女嬃言衆人皆佩薋菉枲耳為讒佞之行滿於朝庭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故斥棄也

衆不可戶說

兮孰云察余之中情屈原外困羣佞內被姊詈知世莫識言已之心志所執不可戶說人告誰當察我中情之善否也補曰管子曰聖人之治於世不人告也不戶說也淮南子曰口辨而戶說之

世並舉而好朋兮朋黨也補曰說文朋古鳳字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

夫何煢獨而不予聽煢孤也詩曰哀此煢獨言世俗之人皆行佞偽相與朋黨並相薦舉忠直之士孤煢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受之也煢一作焭予一作余補曰煢渠營切今詩作惸聽平聲

依前聖以節中兮節度文選以作之

喟憑心而歷茲喟歎也歷數也言已所言皆依前世聖人之法節其中和喟然舒憤懣之心歷數前世成敗之道而為此詞也憑一作凴一作馮五臣云中得也歷行也憑滿也言我依前代聖賢節度而不得用故歎息憤懣而行澤畔矣補曰喟丘愧切方言云憑怒也楚曰

憑注云恚盛貌引楚詞康同憑怒皮氷切列子曰帝馮怒莊子曰侅溺於馮氣說文云馮懣也並音憤喟憑心而歷茲者歎逢時之不幸也歷猶逢也下文云委厥美而歷茲意與此同

濟沅湘以南征兮

濟渡也沅湘水名征行也補曰沅音元山海經云湘水出帝舜葬東入洞庭下沅水出象郡鐔城西東注江合洞庭中後漢志武陵郡有臨沅縣南臨元水水源出牂牱且蘭縣至郡界分為五谿又零陵郡陽朔山湘水出水經云沅水下注洞庭方會於江湘中記云湘水之出於陽朔則觴為之舟至洞庭則日月若出入於其中

就重華而敶詞

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為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南言己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世故欲渡沅湘之水南行就舜敶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祕要以自開悟也一作陳辭補曰敶列也先儒以重華為舜名按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與帝之咨禹一也則舜非謚也名也又曰若稽古帝

舜曰重華與堯為放勳一也則重華非名也號也羣臣稱帝不稱堯則堯為名帝稱禹不稱文命則文命為號伊尹稱尹躬暨湯則湯號也湯自稱予小子履則履名也楚詞屢言堯舜禹湯今辨於此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其於君臣之際詳矣故原欲就之而敶詞也

啓九辯與九歌兮

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先志纘敘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左氏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補曰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注云皆天帝樂名啓登天而竊以下用之天問亦云啓棘賓商九辯九歌王逸不見山海經故以為禹樂五臣又云啓開也言禹開樹此樂謬矣騷經天問多用山海經而劉勰辨騷以康回傾地夷羿彃日為譎怪之談異乎經典如高宗夢得說姜嫄履帝敏之類

皆見於詩書豈誣也哉

夏康娛以自縱夏康啓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圖謀也言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尚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佚篇也巷一作居補曰書云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逸不見全書故以為佚篇它皆放此難乃旦切巷里中道也此言太康娛樂放縱以至失邦耳逸云不遵啓樂更作淫聲未知所據且太康不反國人立其弟仲康仲康死子相立則五子豈有家居閭巷之理蓋仲康以來羿勢日盛王者備位而已五子之失乎家巷太康實使之

羿淫遊以佚畋兮羿諸侯也

畋獵也一作田補曰羿五計切說文云帝嚳射官也夏少康滅之賈逵云羿之先祖也為先王射官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羿是善射之號此羿商時諸侯有窮后也

又好射夫封狐

封狐大狐也言羿為諸侯荒淫遊戲以佚畋獵又射殺大狐犯天之孽以亡其國也補曰射食亦切弓弩發也天問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馮珧利決封狶是射

固亂流其鮮終兮

鮮少也固一誤作國鮮一作尠

浞又貪夫厥家

浞寒浞羿相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畋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畋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己妻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補曰浞食角切傳曰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易亂其流鮮終浞澆之事是也

澆身被服強圉兮

澆寒浞子也强圉多力也澆一作奡一云被於彊圉補曰澆五弔切論語

日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奡即澆也五耗切聲轉字異詩曰曾是彊禦彊禦彊梁也

縱欲而不忍 縱放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彊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慾以殺夏后相也一本欲下有殺字補曰左傳云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杜預云相失國依於二斟為澆所滅

日康娛而自忘兮 康安也而一作以

厥首用夫顛隕 首頭也自上下曰顛隕墜也言澆既滅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頭顛隕而墜地自此以上羿澆寒浞之事皆見於左氏傳夫一作以一無夫字補曰顛倒也釋文作巔隕從高下也左傳云昔有夏之方衰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內外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靡奔

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論語無義云羿逐后相自立相依二斟夏祚猶尚未滅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始堪誘豷方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疎也

夏桀之常違兮桀夏之亡王也五臣云言常背天違道

乃遂焉而逢殃殃咎也言夏桀上背於天道下逆於人理乃遂以逢殃咎終為殷湯所誅滅

后辛之菹醢兮后君也辛殷之亡王紂名也藏菜曰菹肉醬曰醢菹一作葅五臣云葅醢肉醬也補曰菹臻魚切說文酢菜也一曰麋鹿為菹虀菹之稱菜肉通醢音海爾雅曰肉謂之醢

殷宗用而不長言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仗黃鉞行天罰殷宗遂絶不得長久也而一作之補曰禮記云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史記曰紂醢九侯脯鄂侯淮南子云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

湯禹儼而祗敬兮儼畏也祗敬也儼一作嚴補曰禮記曰儼若思儼亦作嚴並魚檢切

周論道而莫差周周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夫神人之助子孫蒙其福祐也五臣云湯禹周文皆儼肅祗敬論議道德無有差殊故得永年補曰道治道也言周則包文武矣一云差舊讀作蹉五臣以為差殊非是

舉賢而授能兮舉賢才

循繩墨而不頗頗傾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舉賢用能不顧左右行用先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綏萬國安天下也易曰無平不頗也五臣云無有頗僻循一作脩頗一作陂補曰思玄賦注引楚詞

遵繩墨而不頗遵亦循也作脩非是易泰卦云無平不陂陂一音頗滂禾切

皇天無私阿兮竊愛為私所私為阿一云所祐為阿

覽民德焉錯輔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神明無所私阿觀萬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能輔佐以成其志故桀為無道傳與湯紂為淫虐傳與文王德一作惠文選民作人補曰焉語助錯七故切上天佑之為生賢佐故曰錯輔

夫維聖哲以茂行兮哲智也茂盛也補曰行下孟切

苟得用此下土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智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為萬民之主補曰睿作聖明作哲聖哲之人以有甚盛之行故能使下土為我用詩曰奄有下土

瞻前而顧後兮瞻觀也顧視也前謂禹湯後謂桀紂補曰說文瞻臨視也顧還視也

相觀民之計極相視也計謀也極窮也言前觀湯武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

以亡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窮其真偽也民一作人補曰相息亮切言觀民之策此為至矣計策也極至也相觀重言之也下文亦曰覽相觀於四極與左傳尚猶有臭書弗遑暇食語同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服服事也言世之人臣誰有不行仁義而可任用誰有不行信善而可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成也五臣云服用也

阽余身而危死兮

阽猶危也五臣云阽近也言已盡忠近於危殆一本死下有節字補曰阽音簷臨危也小爾雅曰疾甚謂之阽前漢注云阽近邊欲墮之意

覽余初其猶未悔

言已正言危行身將死亡上觀初世伏節之賢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也五臣云今觀我之初志終竟行猶未為悔

不量鑿而正枘兮

量度也正方也枘所以充鑿補曰量力香切鑿音漕穿孔也枘而銳切刻木端所以入鑿淮南子云良工漸乎矩鑿之中

固

前修以菹醢言工不量度其鑿而方正其枘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度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世修名之人以獲菹醢龍逢梅伯是也菹一作葅五臣云邪使在前忠賢何由能進補曰九辯云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夫邪使在前而已以正直當之其君不察得罪必矣

曾歔欷余鬱邑兮曽累也歔欷懼貌或曰哀泣之聲也鬱邑憂也曽一作增邑一作悒補曰歔許居切欷香衣許毅二切

哀朕時之不當言我累息而懼鬱邑而憂者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菹醢之世也補曰當平聲

攬茹蕙以掩涕兮茹柔耎也攬一作擥文選作擥五臣云茹臭也蕙香草以喻忠正之心補曰茹文選音汝玉篇云茹柔也一曰菜茹五臣以茹為香誤矣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則茹又為臭敗之物非香也

霑余襟之浪浪霑濡也衣眥謂之襟浪浪

流貌也言已自傷放在草澤心悲泣下霑濡我衣浪浪而流猶引取柔耎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放失仁義之則也補曰爾雅衣眥謂之襟襟交領也浪音郎**跪敷衽以陳辭兮**敷布也衽衣前也陳辭於重華道羿澆以下也故下句云癸軔於蒼梧也辭一作詞補曰跪巨委切爾雅疏云衽裳際也**耿吾既得此中正**耿明也言已上覩禹湯文王脩德以興下見羿澆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履忠直身以葅醢乃長跪布衽俛首自念仰訴於天則中心曉明得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與化游故設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已情緩幽思也五臣云明我得此中正之道補曰言已所以陳詞於重華者以吾得中正之道耿然甚明故也反離騷云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頰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余恐重華與沉江而死不與投閣而生也**駟玉虬以乘鷖兮**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鷖鳳皇別名也

山海經云鷖身有五采而文如鳳鳳類也以為車飾虯一作蚪𧑬一作乘鷖一作翳補曰言以鷖為車而駕以玉虬也駟一乘四馬也虬龍類也渠幽切說文云龍子有角者相如賦云六玉蚪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鑣勒有似玉蚪也鷖於計烏雞二切山海經云九疑山有五彩之鳥飛蔽一鄉五彩之鳥翳鳥也又云蛇山有鳥五色飛蔽日名鷖鳥

溘埃風余上征

溘猶掩也埃塵也言我設征行游將乘玉虬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去離世俗遠羣小也補曰遠游云掩浮雲而上征故逸云溘猶掩也按溘奄忽也渴合切征行也言忽然風起而余上征征猶所謂忽乎吾將行耳

朝發軔於蒼梧兮

軔搘輪木也蒼梧舜所葬也搘一作支補曰軔音刃戰國策云陛下嘗軔車於趙矣軔止車之木將行則發之五臣以軔為車輪誤矣山海經云蒼梧山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注云舜征有苗而死因葬焉蒼梧於周南越之

地今為郡如淳曰舜葬九疑九疑在蒼梧馮乘縣故或曰舜葬蒼梧也

夕余至乎縣圃

縣圃神山在崑崙之上淮南子曰崑崙縣圃維絶乃通天言已朝發帝舜之居夕至縣圃之上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縣一作懸一無絶字一本乃作絶補曰縣音玄山海經云槐江之山上多琅玕金玉其陽多丹粟陰多金銀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望大澤后稷所潛平圃即懸圃也穆天子傳云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温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縣圃水經云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層音增淮南子言傾宮旋室懸圃閬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樊音飯又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北上干北辰星之燿

名閬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玄與縣古字通天問曰崑崙縣圃其居安在

欲少留此靈瑣兮靈以喻君瑣門鏤也文如連瑣楚王之省閤也一云神靈之所在也瑣門有青瑣也言未得入門故欲小住門外瑣一作璅五臣云璅門閤也補曰瑣先果切上文言夕余至乎縣圃則靈瑣神之所在也神之所在以喻君也漢舊儀云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丹墀拜音義云青瑣以青畫戶邊鏤也

日忽忽其將暮言已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閤以須政教日又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已衰老也

吾令羲和弭節兮羲和日御也弭按也按節徐步也補曰山海經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淵注云羲和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堯因是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虞世南引淮南子云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注云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

於虞淵羲和至此而迴弭止也彌耳切**望崦嵫而勿迫**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淵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令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入之山且勿附近冀及盛時遇賢君也勿一作未補曰崦音淹嵫音玆山海經曰鳥鼠同穴山西南曰崦嵫又云西曰崦嵫之山淮南子云日入崦嵫經細柳入虞淵之汜**路曼曼其脩遠兮**脩長也釋文曼作漫五臣云漫漫遠貌補曰曼漫並莫半切集韻曼曼長也謨官切**吾將上下而求索**言天地廣大其路曼曼遠而且長不可卒至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己合志者也補曰索所格切**飲余馬於咸池兮**咸池日浴處也補曰飲於禁切九歌云與女沐兮咸池逸云咸池星名蓋天池也天文大象賦云咸池浮津而淼漫注云咸池三星天潢南魚鳥之所託也又七諫云屬天命而委之咸池注云咸池天神按下文言扶桑則咸池乃日

所浴者也**總余轡乎扶桑**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子曰日出湯谷浴乎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言我乃往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潔己身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也補曰山海經云黑齒之北曰湯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郭璞云扶木扶桑也天有十日迭出運照東方朔十洲記云扶桑在碧海中葉似桑樹長數千丈大二千圍兩兩同根更相依倚是名扶桑淮南子云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曊曊猶照也說文云榑桑神木日所出榑音扶湯與暘同

折若木以拂日兮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一云蔽也補曰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曰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生崑崙西附西極也然則若木有二而此乃灰野之若木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注云

若木端有十日狀如連珠華光也光照其下也一云狀如蓮華天問云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聊逍遙以相羊

聊且也逍遙相羊皆遊也言已總結日轡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遊以俟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鄣蔽日使不得過也逍遙一作須臾羊一作佯補曰逍遙猶翺翔也相羊猶徘徊也

前望舒使先驅兮

望舒月御也月體光明以喻臣清白也補曰淮南子曰月御曰望舒亦曰纖阿史記周本紀云百夫荷罕旗以先驅顔師古云先驅導路也李善云先驅前驅也周禮王出入則辟左右而前驅

後飛廉使奔屬

飛廉風伯也風為號令以喻君命言已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或曰駕乘龍雲必假疾風之力使奔屬於後補曰屬音注連也呂氏春秋曰風師曰飛廉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晉灼曰飛廉鹿身頭如雀有角

而蛇尾豹文河圖曰風者天地之使乃告號令鸞皇為余先戒兮鸞俊鳥也皇雎鳳也以喻仁智之士先一作前五臣云鸞皇靈鳥補曰山海經女牀山有鳥狀如翟而五采畢備聲似雉而尾長名曰鸞見則天下安寧瑞應圖曰鸞者赤神之精鳳皇之佐也爾雅曰鶠鳳其雌皇皇或作凰為去聲雷師告余以未具雷為諸侯以興於君言已使仁智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怠惰告我嚴裝未具余一作我補曰春秋合誠圖云軒轅主雷雨之神一曰雷師豊隆也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言我使鳳鳥明智之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續以日夜冀相逢遇也文選云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補曰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彩而文曰鳳鳥是鳥也飲食則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康寧上言鸞皇鸞鳳皇之佐而皇雎鳳也以喻賢人之同類者故為命先戒百官此云鳳鳥

以喻賢人之全德者故令飛騰以求同志也

飄風屯其相離兮回風為飄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之衆屯其相離言不與已和合也補曰爾雅注云飄風旋風屯徒昆切聚也

帥雲霓而來御雲霓惡氣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已使鳳鳥往求同志之士欲與俱共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離已又遇佞人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也帥一作率補曰御讀若迓霓五稽五歷五結三切通作蜺文選云雲旗拂霓又云俯而觀乎雲霓沈約郊居賦云雌霓連蜷並讀作側聲司馬温公云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為平聲也爾雅蜺為挈貳說文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郭氏云雄曰虹謂明盛者雌曰蜺謂暗微者虹者陰陽交會之氣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也

紛總總其離合兮紛盛多貌總總猶僔僔聚貌五臣云紛亂也

斑陸離其上下斑亂貌陸離分散也言已游觀天下

但見俗人競為讒佞傅傅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班然散亂而不可知也班一作班補曰班駮文也下音戸

吾令帝閽開關兮帝謂天帝閽主門者也補曰說文云閽常以昏閉門隷也倚閶闔而望予閶闔天門也言己求賢不得疾讒惡佞將上訴天帝使閽人開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補曰天文大象賦曰儼閶闔以洞開注云宮墻兩藩正南開如門象者名閶闔門淮南子曰排閶闔淪天門注云閶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說文云閶闔天門也閶門扇也楚人名門曰閶闔文選注云閶闔天門也王者因以為門屈原亦以閶闔喻君門也予音與叶韻

時曖曖其將罷兮曖曖昏昧貌罷極也罷一作疲補曰曖日不明也音愛罷音皮結幽蘭而延佇言時世昏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草長立有還意也而一作以五臣云結芳草自潔長立而無趣向補

曰劉次莊云蘭喻君子言其處於深林幽澗之中而芬芳郁烈之不可掩故楚辭云云

世溷濁而不分兮 溷亂也濁貪也補曰溷胡困切 好蔽美而嫉妬 言時世君亂臣貪不別善惡好蔽美德而嫉妬忠信也五臣云蔽隱也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 濟渡也淮南子言白水出崑崙之山飲之不死於一作乎補曰河圖曰崑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為河也五臣云白水神泉

登閬風而緤馬 閬風山名在崑崙之上緤繫也言已見中國溷濁則欲渡白水登神山屯車繫馬而留止也白水潔淨閬風清明言已修清白之行不懈怠也緤一作絏補曰閬音郎又音浪道書云閬野者閬風之府是也崑崙上有九府是為九宮餘說已見縣圃下緤音薛左傳曰臣負羈紲紲馬韁也馬滿補切

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已雖去意不

能已猶復顧念楚國無有賢臣心為之悲而流涕也或云高丘閬風山上也無女喻無與己同心也舊說高丘楚地名也五臣云女神女喻忠臣補曰離騷多以女喻臣不必指神女

溘吾遊此春宮兮

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也溘一作壒補曰壒塵也無奄忽義

折瓊枝以繼佩

繼續也言己行游奄然至於青帝之舍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義復折瓊枝以續佩守仁行義志彌固也補曰瓊玉之美者傳曰南方有鳥其名為鳳天為生樹名曰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為實後漢注云瓊枝玉樹以喻堅貞下文云折瓊枝以為羞

及榮華之未落兮

榮華喻顏色落墮也補曰遊春宮折瓊枝欲及榮華之未落也

相下女之可詒

相視也詒遺也言己既修行仁義冀得同志願及年德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而聘遺之與俱事君也詒一作貽補曰相息亮切下女喻賢人之在下者詒音

怡通作貽**吾令豐隆椉雲兮**豐隆雲師一曰雷師下注同椉一作乘補曰九歌雲中君注云雲神豐隆五臣云雲神屛翳按豐隆或曰雲師或曰雷師屛翳或曰雲師或曰雨師或曰風師歸藏云豐隆筮雲氣而吿之則雲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升崑崙封豐隆之葬郭璞云豐隆筮師御雲得大壯卦遂為雷師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張衡思玄賦云豐隆軒其震霆雲師䨗以交集則豐隆雷也雲師屛翳也天問曰蓱號起雨則屛翳雨師也洛神賦云屛翳收風則風師也又周官有飌師雨師淮南子云雨師灑道風伯掃塵說者以為箕畢二星列仙傳云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風俗通云玄冥為雨師其說不同據楚詞則以豐隆為雲師飛廉為風伯屛翳為雨師耳**求宓妃之所在**宓妃神女以喻隱士言我令雲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潔若宓妃者欲與幷心力也宓一作虙五臣云虙妃以喻賢臣補曰漢書古今人

表有宓羲氏宓音伏字本作虙顏氏家訓云虙字从虍宓字从宀下俱為必孔子弟子宓子賤即虙羲之後俗字以為宓或復加山子賤碑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虙之與伏古來通用誤以為密較可知矣洛神賦注云宓妃伏犧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為河神

解佩纕以結言兮

纕佩帶也補曰洛神賦云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珮而要之亦此意

吾令蹇脩以為理

蹇脩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也述禮意也言已既見宓妃則解我佩帶之玉以結言語使古賢蹇脩而為媒理也伏羲時敦朴故使其臣也五臣云令蹇脩為媒以通辭理補曰宓妃伏犧氏之女故使其臣以為理也

紛總總其離合兮

忽緯繣其難遷

緯繣乖戾也遷徙也言蹇脩既持其佩帶通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見距絶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補曰緯音徽繣呼麥切又音畫博雅作敹㦆廣韻作徽繣

此言隱士忽與我乖剌其意難移也夕歸次於窮石兮次舍也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南子言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也補曰郭璞注山海經云弱水出自窮石窮石今之西郡刪丹蓋其别流之原淮南子注云窮石山名在張掖也左傳曰后羿自鉏遷於窮石朝濯髮乎洧盤洧盤水名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崦嵫之山言宓妃體好清潔暮即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盤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也盤一作槃補曰洧于軌切保厥美以驕傲兮倨簡曰驕侮慢曰傲傲一作敖日康娛以淫遊康安也言宓妃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自恣無有事君之意也五臣云淫久也言隱居之人日日安樂久遊無意以匡君補曰說文云淫私逸也爾雅久雨謂之淫淫故淫亦訓久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違去也改更也言宓妃雖信有美德驕傲

無禮不可與共事君來復棄去而更求賢也棄一作弃補曰此孔子所謂隱者子路所謂潔身亂倫**覽相**

觀於四極兮覽相一作求覽補曰相去聲**周流乎天余乃下**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也一云周流天乎一無乎字補曰爾雅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鈆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邠說文作汃汃西極之水也又淮南子云東方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南方南極之山曰暑門西方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下音戶

望瑤臺之偃蹇兮石次玉曰瑤詩曰報之以瓊瑤偃蹇高貌補曰說文云瑤玉之美者

見有娀之佚女有娀國名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也詩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美女為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已望見瑤臺高峻睹有娀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佚釋文作妷補曰娀音嵩李

善引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淮南子曰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注云姊妹二人在瑤臺也佚音逸

吾令鴆為媒兮鴆運日也羽有毒可殺人以喻讒佞賊害人也補曰鴆直禁切廣志云其鳥大如鶚紫綠色有毒食蛇蝮雄名運日雌名陰諧以其毛歷飲卮則殺人

鴆告余以不好言我使鴆鳥為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不好也五臣云忠賢讒佞所疾故云不好補曰好讀如好人提提之好夫鴆之不可為媒審矣屈原何為使之乎淮南言暉日知晏陰諧知雨蓋類小人之有智者君子不逆詐不億不信待其不可用然後弃之耳堯之用鯀是也暉與運同

雄鳩之鳴逝兮逝往也釋文雄作鳩補曰說文云鳩鶻鵃也爾雅云鶌鳩鶻鵃注云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月令鳴鳩拂其羽即此也

余猶惡其佻巧佻輕也巧利也言又使雄鳩銜命而

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言語而無要實復不可信用也五臣云雄鳩多聲言使辨捷之士往聘忠賢我又惡其輕巧而不信補曰佻吐凋切又土了切爾雅云佻偷也

心猶豫而狐疑兮

補曰猶由柚二音顏氏家訓曰尸子云五尺犬為猶說文隴西謂犬子為猶吾以為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此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謂不決曰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麂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水經引郭緣生述征記云河津氷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氷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按風俗通云里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然禮記曰決嫌疑定猶豫疏云猶是玃屬豫是虎屬說文云豫象之大者又老子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則猶與豫皆未定之辭

欲自適而不可

適往也言已令鳩為媒其心讒賊以善為惡又

使雄鳩銜命而往多言無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女當須媒士必待介也鳳皇既受詒兮詒一作詒五臣云詒遺也言我得賢人如鳳皇者受詒玉帛將行就聘恐高辛之先我高辛帝嚳有天下號也帝嚳曰高辛氏為帝嚳帝嚳次妃有娀氏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之士若鳳皇受禮遺將行恐帝嚳已先我得娀簡狄也遺一作遣五臣云帝嚳喻諸國賢君補曰皇甫謐云高辛都亳今河南偃師是張晏云高辛所興之地名也欲遠集而無所止兮集一作進聊浮遊以逍遙言已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集它方又無所之故且遊戲觀望以忘憂用以自適也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

滅澆復禹之舊績屈原設至遠方之外博求衆賢索宓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若少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是不欲遠去之意也補曰二姚事見左傳杜預云梁國有虞縣皇甫謐云今河東大陽西山上有虞城姚音遥說文云虞舜居姚虚因以為姓

理弱而媒拙兮弱劣也拙鈍也五臣云我欲留聘二姚又恐道理弱於少康而媒無巧辭

恐導言之不固言已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媒人弱鈍達言於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也

世溷濁而嫉賢兮世一作時**好蔽美而稱惡**稱舉也再言世溷濁者懷襄二世不明故羣下好蔽忠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美一作善補曰再言世溷濁者甚之也屈原作此在懷王之世耳惡去聲言可美者蔽之可惡者稱之

閨中既以邃遠兮小門謂之閨邃深也一無以字補曰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邃雖遂切

哲

王又不寤哲智也寤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深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王尚不能覺悟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己是也何況不智之君而多闇蔽固其冝也補曰說文寤覺而有信曰寤閨中既以邃遠者言不通羣下之情哲王又不寤者言不知忠臣之分懐王不明而曰哲王者以明望之也太史公所謂兾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韓愈琴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亦此意懐朕情而不發兮

余焉能忍與此終古言我懐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亂之君終古而居乎意欲復去也一本忍下有而字釋文古音故補曰此言當世之人蔽美稱惡不能與之久居也九歌曰長無絕兮終古九章曰去終古之所居終古猶永古也考工記注曰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集韻古音估者故也音故者始也

索藑茅以筳篿兮索取也藑茅靈草也筳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

文選藑作瓊五臣云筳竹筭也補曰索所革切藑音瓊爾雅云葍藑茅注云藑葍一種花有赤者為藑筳音廷篿音專後漢方術傳曰挺專折竹注云挺八段竹也音同**命靈氛為余占之**靈氛古明占吉凶者言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筳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明智靈氛占其吉凶也**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善惡修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巳宜以時去也**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言我思念天下博大豈獨楚國有臣而可止乎思古文思亦作思唯一作惟補曰女細呂切**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一無狐字**孰求美而釋女**五臣云靈氛曰但勤力遠去誰有求忠臣而不擇取汝者也補曰再舉靈氛之言者甚言其可去也**何所獨無**

芳草兮草一作艸舊作卉補曰爾雅云卉草疏云别二名也文選注云卉百草總名楚人語也爾何懷乎故宇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何必思故居而不去也此皆靈氛之詞爾一作尒字一作宅注同補曰若作宅則與下韻叶世幽昧以昡曜兮昡曜惑亂貌一作眩補曰昡日光也其字從日眩目無常主也其字從目並熒絹切淮南云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孰云察余之善惡屈原答靈氛曰當世之君皆闇昧惑亂不分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巳乎是難去之意也善惡一作中情文選善作美民好惡其不同兮民一作人惟此黨人其獨異黨鄉黨謂楚國也言天下萬民之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五臣云好愛惡憎也補曰好惡並去聲戶服艾以盈要兮艾白蒿也盈滿也或黨朋黨謂椒蘭之徒也

言艾非芳草也一名氷臺補曰要與腰同爾雅艾氷臺注云今艾蒿

謂幽蘭其不可佩

言楚國戶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為芬芳反謂幽蘭臭惡為不可佩也以言君親愛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肯近也其一作兮一作之五臣云言楚國皆好讒佞謂忠正不可行於身也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

察視也草一作艸一作卉猶一作獨

豈珵美之能當

珵美玉也相玉書言珵大六寸其燿自照言時人無能知臧否觀衆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為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為難也五臣云豈能辨玉之臧否而當之乎玉喻忠直補曰珵美猶九章言姱美也珵音呈一曰珮珩也

蘇糞壤㠯充幃兮

蘇取也充猶滿也壤土也幃謂之幐幐香囊也㠯一作以補曰史記樵蘇後爨蘇取草也又淮南子曰蘇援世事蘇猶索也幃許歸切下同爾雅云婦人之褘謂之

褵注云即今之香纓也褘邪交落帶繫於體因名為褘幐音幐　謂申椒其不芳　言蘇糞土以滿香囊佩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不香言近小人遠君子也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　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吉占則心中狐疑念楚國也補曰靈氛之占於異姓則吉矣在屈原則不可故猶豫而狐疑也　巫咸將夕降兮　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補曰書序云伊陟贊於巫咸前漢郊祀志云巫咸之興自此始說者曰巫咸殷賢臣一曰名咸殷之巫也說文曰巫祝也古者巫咸初作巫山海經曰巫咸國在女丑北又曰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孔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淮南子曰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注云巫咸知天道明吉凶據此則巫咸之興尚矣商時又有巫咸也莊子曰鄭有神巫曰季咸又有巫咸袑皆取此名言夕降者神降多以夜陳寶之

類是也

懷椒糈而要之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來下顧懷椒糈要之使占茲吉凶也糈俗作糈補曰糈音所祭神米也孟康曰椒糈以椒香米饟也要伊消切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翳蔽也繽盛也九疑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巳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來迎知巳之志也疑一作嶷補曰翳於計切嶷與疑同迎魚慶切迓也漢紀曰望祀虞舜於九嶷張揖曰九嶷在零陵營道縣文頴曰九嶷半在蒼梧半在零陵顏師古云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水經云峯秀數郡之間異嶺同勢遊者疑焉

皇剡剡其揚靈兮皇皇天也剡剡光貌補曰剡以冉切九歌云橫大江兮揚靈

告余以吉故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就吉善也五臣云告我去當吉補曰靈氛之占筳篿折竹而巳至百神備降九嶷並迎告我使去則

可以去矣**曰勉陞降以上下兮**勉強也上謂君下謂臣陞一作升補曰升降上下猶所謂經營四荒周流六漠耳不必指君臣**求榘矱之所同**榘法也矱度也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索賢臣與己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為治也榘一作矩矱一作彠五臣云此巫咸之言補曰榘俱雨切矱紆縛烏郭二切淮南子曰知榘彠之所周注云榘方也彠法度也**湯禹嚴而求合兮**嚴敬也合匹也嚴一作儼補曰自此以下皆屈原語**摯咎繇而能調**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也調和也言湯禹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乃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也一作皋陶補曰天問曰帝乃降觀下逢伊摯即伊尹也**茍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行媒喻左右之臣也言誠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一無又字五臣云茍且也

說操築於傅巖兮說傅說也傅巖地名補曰說音悅操七刀切築擣也武丁用而不疑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傅說抱道懷德而遭遇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豫求之因得傅說登以為公道用大興為殷高宗也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是佚篇也補曰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史記云說為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險與巖同徐廣曰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

呂望之鼓刀兮呂太公之氏姓也鼓鳴也或言呂望太公姜姓也未遇之時鼓刀屠於朝歌也補曰史記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戰國策云太公望老婦之逐夫朝歌之廢屠文王用之而王注云呂尚為老婦之

所逐賣肉於朝歌肉上生臭不售故曰廢屠淮南子曰太公之鼓刀注云太公河内汲人有屠釣之困

遭周文而得舉

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盍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以為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為太公望或言周文王夢天帝立令狐之津太公立其後帝曰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亦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出田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為太師也補曰天問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注云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

甯戚之謳歌兮

甯戚衛人

齊桓聞以該輔

該備也甯戚修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用為客卿備輔佐也補曰淮南子云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

郭門之外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召與語悅之以為大夫矸與岸同一作南山粲屈原舉呂望傅說甯戚之事傷今之不然也

及年歲之未晏兮晏晚**時亦猶其未央**央盡也言已所以汲汲欲輔佐君者冀及年未晏晚以成德化也然年時亦尚未盡冀若三賢之遭遇也其一作而補曰說文央久也詩曰夜未央

恐鵜鴂之先鳴兮鵜鴂一名買鶬常以春分鳴也鵜一作鷤五臣云鷤鴂秋分前鳴則草木凋落補曰鵜音提鴂音決一音弟桂一音殄絹反離騷云徒恐鷤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芳顏師古云鷤鴂一名買鵳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歇鵜與鴂同鵳音詭思玄賦云恃知已而華予兮鶗鴂鳴而不芳注云以秋

分鳴李善云臨海異物志鶗鴂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服虔曰鶗鴂一名鵙伯勞也順陰陽氣而生按禽經云巂周子規也注介曰子規蜀右曰杜宇又曰鶗鴂鳴而草衰注云鶗鴂爾雅謂之鵙左傳謂之伯趙然則子規鶗鴂二物也月令仲夏鵙始鳴說者云五月陰氣生於下伯勞夏至應陰而鳴詩曰七月鳴鵙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左傳伯趙氏司至也注云伯勞以夏至鳴冬至止陸佃埤雅云陰氣至而鵙鳴故百草為之芳歇廣韻曰鶗鴂關西曰巧婦關東曰鶗鴂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未詳

使夫百草為之不芳　言我恐鶗鴂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得成也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過也草一作艸一作卉一無夫字一無為字補曰爾雅疏云百卉猶百草也詩云百卉具腓

何瓊佩之偃蹇兮　偃蹇衆盛貌佩一作珮

衆薆然而蔽之　言我

佩瓊玉懐美德偃蹇而盛衆人薆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五臣云薆亦盛也補曰薆音愛方言云掩翳薆也注云謂薆蔽也**惟此黨人之不諒兮**諒信一作亮**恐嫉妬而折之**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共嫉妬我正直必欲折挫而敗毁之也**時繽紛其變易兮**其一作以五臣云繽紛亂也**又何可以淹留**言時世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言蘭芷之草變易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爲菅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爲小人忠信更爲使僞也五臣云茅惡草以喻讒臣補曰上云謂幽蘭其不可佩以幽蘭之别於艾也謂申椒其不芳以申椒之别於糞壤也今曰蘭芷不芳荃蕙爲茅則更與之俱化矣當是時守死而不變者楚國一人而已屈子是也**何昔日之芳草兮**草一作艸一作卉**今直**

為此蕭艾也言往昔芬芳之草今皆直為蕭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狂惑不顧一無蕭字一無也字補曰顏師古云齊書太祖云詩人采蕭蕭即艾也蕭自是香蒿古祭祀所用合脂爇之以享神者艾即今之灸病者名即不同本非一物詩云彼采蕭兮彼采艾兮是也淮南曰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蕭艾賤草以喻不肖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言士民所以變曲為直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治之故一無也字五臣云明智之士佯愚者為君不好修潔之士而自損害補曰時人莫有好自修潔者故其害至於荃蕙為茅芳草為艾也

余以蘭為可恃兮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恃怙也補曰史記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然則子蘭

乃懷王少子頃襄之弟也羌無實而容長實誠也言我以司馬子蘭懷王之弟應薦賢達能可怙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五臣云無實無實材補曰長平聲委厥美以從俗兮委棄苟得列乎衆芳言子蘭棄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諂佞苟欲列於衆賢之位無進賢之心也補曰子蘭有蘭之名無蘭之實雖與衆芳同列而無芬芳也椒專佞以慢慆兮椒楚大夫子椒也慆淫也慢一作謾釋文作嫚慆一作諂補曰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慆它刀切書曰無即慆淫注云慆慢也樧又欲充夫佩幃樧茱萸也似椒而非以喻子椒似賢而非賢也幃盛香之囊以喻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位而行淫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夫一作其五臣云子椒列大夫位在君左右如茱萸之在香囊妄充佩帶而無芬芳補曰

檓音殺爾雅曰椒檓醜菉注云檓似茱萸而小赤色子椒佞而似義猶檓之似椒也子蘭既以無蘭之實而列乎衆芳矣子椒又欲以似椒之質充夫佩幃也既干進而務入兮干求而一作以又何芳之能祇祇敬也言子椒苟欲自進求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固時俗之流從兮一作從流一本從誤作從又孰能無變化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諛之行衆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也五臣云固此諂佞之俗流行相從誰能不變節隨時以容身乎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言觀子椒子蘭變志若此況朝廷衆臣而不為佞媚以容其身邪揭一作藒離一作蘺補曰子椒子蘭宜有椒蘭之芬芳而猶若是況衆臣若揭車江離者乎揭車江離皆香草不若椒蘭之盛也列子曰臭過椒蘭荀子曰椒蘭

苾芬惟茲佩之可貴兮之一作其委厥美而歷茲歷逢也言已內行忠直外佩衆香此誠可貴重不意明君弃其至美而逢此咎也補曰上云委厥美以從俗言子蘭之自弃也此云委厥美而歷茲言懷王之見弃也芳菲菲而難虧兮虧歇而一作其虧一作虧芬至今猶未沬沬已也言已所行純美芬芳勃勃誠難虧歇久而彌盛至今尚未已也芬一作芬芬勃一作浡補曰說文云芬艸初生其香分布沬音昧微晦也易曰日中見沬招魂曰身服義而未昧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己之行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且徐徐浮游以求同志也五臣云汝同志人也度法度也補曰和調重言之也女紐呂切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上謂君下謂臣也言我顧及年德方盛壯之時周流四方觀君臣之

賢欲往就之也補曰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所謂余飾之方壯也周流觀乎上下猶言周流乎天余乃下也下音戶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

補曰靈氛告以吉占百神告以吉故而此獨曰靈氛者初疑靈氛之言復要巫咸巫咸與百神無異詞則靈氛之占誠吉矣然原固未嘗去也設詞以自寬耳

歷吉日乎吾將行

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善日吾將去君而遠行也五臣云歷選也補曰上林賦云歷吉日以齋戒張揖曰歷筭也行胡郎切叶韻

折瓊枝以為羞兮

羞脯補曰張揖云瓊樹生崑崙西流沙濱大三百圍高萬仞其華食之長生羞脩二物也見周禮羞致滋味脩則脯也王逸五臣以羞為脩誤矣

精瓊爢以為粻

精鑿也爢屑也粻糧也詩云乃裹餱糧言我將行乃折取瓊枝以為脯腊精鑿玉屑以為儲糧飲食香潔冀以延年也五臣云精擣也取其清潔而延壽補曰爢音糜文

選音靡反離騷云精瓊靡與秋菊芳將以延夫天年應劭云精細也瓊玉之華也周禮有食玉注云玉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粻音張食米也鑿音作精細米也左傳粢食不鑿為余

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象象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已德似龍玉而世莫之識也五臣云飛龍喻道瑤象以比君子之德言我遠遊但駕此道德以為車補曰易曰飛龍在天許慎云飛龍有翼瑤美玉也言以瑤象為車而駕以飛龍也上為去聲

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已殊志故將遠去自疏而流遁於世也五臣云忠佞兩心不可同吾將遠去自疏遠也補曰疏所葅切

邅吾道夫崑崙兮邅轉也楚人名轉曰邅河圖括地象言崑崙在西北其高萬一千里上有瓊玉之樹也補曰邅池戰切禹

本紀言崑崙山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河圖云崑崙天中柱也氣上通天水經云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又曰三成為崑崙丘注云崑崙山三重故以名云昔人引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又曰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今按山海經內崑崙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有木禾而有九井以玉為檻面有五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淮南子云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東方朔十洲記崑陵即崑崙中狹上廣故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為墉城而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神異經

云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周如削下有回屋仙人九府所治又一說云大五嶽者中嶽崑崙在九海中為天地心神仙所居五帝所理凡此諸說誕實未聞也

路脩遠以周流

言已設去楚國遠行乃轉至崑崙神明之山其路迢遠周流天下以求同志也

揚雲霓之晻藹兮

揚披也晻藹猶蓊鬱蔭貌也一本揚下有志字藹釋文作溘一作靄五臣云揚舉也雲霓虹也畫之於旌旗晻藹旌旗蔽日貌補曰晻藹暗也冥也晻烏感切藹靄溘並於蓋切

鳴玉鸞之啾啾

鸞鸞鳥也以玉為之著於衡和著於軾啾啾鳴聲也言已從崑崙將遂陞天披雲霓之蓊鬱排讒佞之黨羣鳴玉鸞之啾啾而有節度也五臣云玉馬佩也鸞車鈴也言我去國亦守節度而行補曰許慎云鸞以象鳥之聲詩云和鸞雝雝注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禮記曰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音注云鸞在衡和在式正義云鸞在衡和

在式謂常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馬鑣韓詩外傳曰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啾音揫埤倉云衆聲也　朝發軔於天津兮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補曰爾雅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注云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疏云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為析木之津天文大象賦云天津横漢以摛光注云天津九星在虚危北横河中津梁所渡　夕余至乎西極言已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補曰上林賦云左蒼梧右西極注引爾雅西至於豳國為西極又淮南曰西方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　鳳皇翼其承旂兮翼敬也旂旗也畫龍虎為旂也文選翼作紛補曰周禮交龍為旂熊虎為旗左傳曰三辰旂旗爾雅有鈴曰旂旂渠希切旗渠之切　高翺翔之翼翼翼翼和貌言已動順天道則鳳皇來隨我

車敬承旂旗高飛翺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懐有德也之一作而五臣云鳳皇承旂引路飛翔翼翼然扶衛於巳補曰古者旌旗皆載於車上故逸以承旂為來隨我車遠遊注云俊鳥夾轂而扶輪是也五臣以為引路誤矣淮南曰鳳皇曾逝萬仞之上翺翔四海之外注云鳥之高飛翼一上一下曰翺直刺不動曰翔

忽吾行此流沙兮

流沙沙流如水也尚書曰餘波入於流沙五臣云流沙西極也補曰山海經流沙出鍾山西行注云今西海居延澤尚書所謂流沙者形如月生五日張揖云流沙沙與水流行也顏師古曰流沙但有沙流本無水也

遵赤水而容與

遵循也赤水出崑崙山容與游戲貌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游戲雖行遠方動以潔清自洒飾也補曰博雅云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穆天子傳曰遂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莊子曰黃

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

麾蛟龍使梁津兮舉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或言以手教曰麾津西海也蛟龍水虫也以蛟龍為橋乘之以渡似周穆王之越海比黿鼉以為梁也使一作戶五臣曰麾招也補曰麾許為切廣雅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郭璞云蛟似蛇四足小頭細頸卵生子如三斛瓮能吞人龍屬也說文曰津水渡也

詔西皇使涉予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渡也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來渡我動與神獸聖帝相接言能渡萬民之戹也予一作余補曰少皞以金德王白精之君故曰西皇遠遊注云西皇所居在西海之津予我也上聲

路脩遠以多艱兮艱難也

騰衆車使徑待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艱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先過使從邪徑以相待也以言已所行高遠莫能及也待一作侍

路不周以左轉兮不周山名

在崑崙西北轉行也五臣云左轉者君子尚左補曰山海經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注云此山形有缺不周匝因名之西北不周風自此出也淮南子云西北方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又曰崑崙之山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大人賦曰回車朅來兮絕道不周張揖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二千三百里以山海經淮南子考之不周當在崑崙西北逸說是也遠遊曰歷太皓以右轉太皓在東方自左而之右故下云遇蓐收乎西皇也此云路不周以左轉不周在西北海之外自右而之左故曰指西海以為期也五臣說非是

指西海以為期指語也期會也言已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世也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已同志也補曰博物志云七戎六蠻九夷八狄謂之四海言皆近海漢張騫渡西海至大秦大秦之西鳥遲國鳥遲國之西復言有海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

八百里

屯余車其千乘兮

屯陳也五臣云屯聚也車所以載已言君子以德自載亦如車焉聚千乘者言道德之多並運於已所在可馳走補曰屯徒渾切乘實證切

齊玉軑而並馳

軑錮也一云車轄也言乃屯陬我車前後千乘齊以玉為車轄並馳左右言從已者衆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也即道千乘之國也補曰軑音大方言云輪韓楚之間謂之軑齊同也言齊驅並進

駕八龍之婉婉兮

婉婉龍貌五臣云八龍八節之氣也婉於阮切釋文作蜿於元切

載雲旗之委蛇

言已乘八龍神智之獸其狀婉婉又載雲旗委蛇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已德如雲能潤施萬物也蛇一作移一作逶迤五臣云言我所往皆與神遊故可御氣為駕載雲為旗也補曰文選注云其高至雲故曰雲旗委於為切蛇弋支切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

邈邈邈邈遠貌言已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追及一云邁高馳五臣云抑志按節徐行以候世人其邈遠莫能逮及也

奏九歌而舞韶兮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韶九韶舜樂也尚書簫韶九成是也補曰周禮有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啟樂有九辯九歌又山海經夏后開始歌九招開即啟也竹書云夏后啟舞九韶

聊假日以媮樂言已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游戲媮樂而已假一作暇補曰顏師古云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悶假延日月苟為娛樂耳今俗猶言借日度時故王仲宣登樓賦云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消憂今之讀者改假為暇失其意矣李善注仲宣賦引荀子多暇日亦承誤也媮樂也音俞

陟陞皇之赫戲兮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一無陟字陞一作升補曰西京賦云叛赫戲以煇煌赫戲炎盛也戲與曦同

忽

臨睨夫舊鄉睨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已雖升崑崙過不周渡西海舞九韶陞天庭據光曜不足以解憂猶顧視楚國愁且思也補曰睨五計切僕夫悲余馬懷兮僕御也懷思也蜷局顧而不行蜷局詰屈不行貌屈原設去世離俗周天帀地意不忘舊鄉忽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去以詞自見以義自明也五臣云蜷局回顧而不肯行補曰蜷音拳蟲形詰屈也行胡郎切叶韻亂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補曰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也離騷有亂有重亂者總理一賦之終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已矣絕望之詞無人謂無賢人也易曰闚其戶閴其無人屈原言已矣我獨懷德不見用者以楚國

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故自傷之詞一無哉字補曰論語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安國曰已矣發端歎辭又何懷乎故都言衆人無有知已已復何為思故鄉念楚國也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言時世之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施善政者故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敘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喆音哲天生不羣羣一作王定經術刪詩書一作俾定經術乃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後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竝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

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八字一作咸以名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一云憂愁思憤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或作傳教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一作仰舒肆妙慮一云攄舒妙思纘述其詞逮至劉向顔師古讀如本字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

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一作篇闕而不說又以壯為狀一作扶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一作撮令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八字一云稽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為高以伏節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忠一作德榮顯而名著若夫懷道以迷國詳愚而不言詳與佯同詐也顛則不能

扶危則不能安婉娩以順上婉娩一作婉娩一作僶俛逡廵以避患雖保黄耇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絶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一作班賈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懐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巨姜切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一作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

望哉一作恨怨且詩人怨主刺一作諫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已一有為字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為佩則將翺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鷖則時乘六龍以御

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多一作劭）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一有孔丘字）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世一作歲）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班孟堅序云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脫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貳姚有娀佚女

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為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為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正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政與正同顏之推云自古文人常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劉子玄云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為過蓋不隱惡故也愚嘗折衷其說而論之曰武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屈原雖

死何益於懐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毁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沈比干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為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離騷曰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則原之自處審矣或曰原用智於無道之邦虧明哲保身之義可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乎士見危致命況同姓兼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原去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爭而强諫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為難處死為難屈原雖死猶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人如賈生者亦鮮矣然為賦以弔之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

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為以至清與太初而為隣此遠遊之所以作而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遊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淈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淩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為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已者揚子雲作反離騷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

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堅顔之推所云無異妾婦兒童之見余故具論之

離騷贊序　　班孟堅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妬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疎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已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竝爭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羣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懷王終

不覺寤信反間之說西朝於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於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風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原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為衆賢所悼悲故傳於後

辨騷　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以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一作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為辭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為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

歎以為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體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兹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説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

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為歡荒淫之意也此皆宋玉之詞非屈原意自漢以來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其流至於齊梁而極矣皆自宋玉唱之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以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此語施於宋玉可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

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寃大
招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任之才故
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竝能矣自九懷
已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
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
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楊沿
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
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一云獨任 一本作獨往

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錙毫煙一作雲

楚辭補注卷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楚辭補注卷二 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吴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三 集部

楚辭補注卷二

宋 洪興祖 撰

九歌章句第二

東皇太一 一本自東皇太一至國殤上皆有祠字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

俗信鬼而好祠祠一作祀漢書曰楚地信巫鬼重淫祀隋志曰荊州尤重祠祀屈原制九歌蓋由此也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一無歌字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王逸注九辯云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五臣云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為歌名矣按九歌十一首九章九首皆以九為名者取簫韶九成啟九辯九歌之義騷經曰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即其義也宋玉九辯以下皆出於此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寃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一云故其文詞意周章雜錯

吉日兮辰良日謂甲乙辰謂寅卯補曰沈括存中云吉日兮辰良蓋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如杜子美詩云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韓退之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皆用此體也穆將愉兮上皇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已將修祭祀必擇吉良之日齋戒恭敬以宴樂天神也補曰愉音俞撫長劒兮玉珥撫持也玉珥謂劒鐔也劒者所以威不軌衛有德故撫持之也補曰撫循也以手循其珥也博雅曰劒珥謂之鐔鐔劒鼻一曰劒口一曰劒環珥耳也飾也鐔所以飾劒故取以名焉珥音餌鐔覃淫二音璆鏘鳴兮琳琅璆琳琅皆美玉名也爾雅曰有璆琳琅玕焉鏘佩聲也詩曰佩玉鏘鏘言已供神有道乃使靈巫常持好劒以辟邪要垂衆佩周旋而舞動鳴五玉鏘鏘而和且有節度也或曰糾鏘鳴兮琳琅糾錯也琳琅聲也謂帶劒佩衆多糾錯而鳴其聲琳琅也鏘釋文作鎗補曰璆渠

幽切鏘七羊切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琳音林琅音郎俗作瑯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璆琳美玉名琅玕狀似珠也本草云琅玕是石之美者明瑩若珠之色此言帶劒佩玉以禮事神也

瑤席兮玉瑱

瑤石之次玉者詩云報之以瓊瑤瑱一作鎮補曰瑤音遥一曰美玉也瑱壓也音鎮下文云白玉兮為鎮是也周禮玉鎮大寶器故書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為鎮

盍將把兮瓊芳

盍何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已修飾清潔以瑤玉為席美玉為瑱靈巫何持乎乃復把玉枝以為香也五臣云靈巫何不持瓊枝以為芳香取美潔也補曰盍音合

蕙肴蒸兮蘭藉

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也易曰藉用白茅也蒸一作苤一作烝補曰肴骨體也蒸進也苤烝並同國語曰親戚宴饗則有殽烝注云升體解節折之俎藉薦也蒸夜切

奠桂酒兮椒漿

桂酒切桂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言已供待彌敬乃以蕙草蒸肴芳蘭為藉進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也五臣云蕙蘭椒桂皆取芬芳補曰說文奠置祭也漢樂歌曰奠桂酒勺椒漿周禮四飲之物三曰漿

揚枹兮拊鼓

揚舉也拊擊也枹一作桴補曰枹房尤切擊鼓槌也

疏緩節兮安歌

疏希也言肴膳酒醴既具不敢寧處親舉枹擊鼓使靈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五臣云使曲節希緩而安音清歌補曰疏與疎同

陳竽瑟兮浩倡

陳列也浩大也言已又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自竭盡也補曰禮記鐘磬竽瑟以和之竽笙類三十六簧瑟琴類二十五絃

靈偃蹇兮姣服

靈謂巫也偃蹇舞貌姣好也服飾也姣一作妖服一作䑺補曰古者巫以降神神靈偃蹇兮姣服言神降而託於巫也下文亦曰靈連蜷兮既留偃蹇委曲貌一曰衆盛貌方言曰好或謂之姣注云言姣潔也姣與妖並音狡䑺與服同

芳菲菲兮滿堂菲菲芳貌也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飾舉足奮袂偃蹇而舞芬芳菲菲盈滿堂室也五音紛兮繁會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繁衆也五臣云繁會錯雜也君欣欣兮樂康欣欣喜貌康安也言已動作衆樂合會五音紛然盛美神以歡欣猒飽喜樂則身蒙慶祐家受多福也屈原以為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歆其祀而惠以祉自傷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用而身放棄遂以危殆也五臣云君謂東皇也欣欣和悅貌補曰此章以東皇喻君言人臣陳德義禮樂以事上則其君樂康無憂患也

東皇太一五臣云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所以列於篇後者亦猶毛詩題章之趣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補曰漢書郊祀志云天神貴

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天文志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說者曰太一天之尊神曜魄寶也天文大象賦注云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宮内勾陳口中其神曰曜魄寶主御羣靈秉萬機神圖也其星隱而不見其占以見則為災也又曰太一一星次天一南天帝之臣也主使十六龍知風雨水旱兵草饑饉疾疫占不明反移為災

浴蘭湯兮沐芳

蘭香草也補曰本草白芷一名芳香樂府有沐浴子劉次莊云楚詞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又曰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皆潔濯之謂也李白亦有此作其詞曰沐芳莫

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暉與屈原意異

華采衣兮若英

華采五色采也言已將修饗祭以事雲神乃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潔清也補曰華戶花切荀卿雲賦云五采備而成文衣華采之衣以其類也本草杜若一名杜衡葉似薑而有文理味辛香今復別有杜衡不相似按杜蘅爾雅所謂杜土鹵者也杜若廣雅所謂楚蘅者也其類自別古人多雜引用爾雅曰榮而不實者謂之英

靈連蜷兮既留

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蜷巫迎神導引貌也既已也留止也一本靈下有子字補曰蜷音拳南都賦云蛾眉連卷連卷長曲貌

爛昭昭兮未央

爛光貌也昭昭明也央已也言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顏貌矜莊形體連蜷神則歡喜必留而止見其光容爛然昭明無極已也

蹇將憺兮壽宮

蹇詞也憺安也壽宮供神之處也祠祀皆欲得壽故名為壽宮也言

雲神既至於壽宮歆饗酒食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補曰憺徒濫切漢武帝置壽宮神君臣瓚曰壽宮奉神之宮

與日月兮齊光

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豐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雲興而日月昏雲藏而日月明故云齊光也齊一作爭

龍駕兮帝服

龍駕言雲神駕龍也故易曰雲從龍帝謂五方之帝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龍兼衣青黃五采之色與五帝同服也五臣云言神駕雲龍之車

聊翺遊兮周章

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翺翔周流往來且遊戲也五臣云翺遊周章往来迅疾貌

靈皇皇兮既降

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降下也言雲神來下其貌皇皇而美有光明也

猋遠舉兮雲中

猋去疾貌也雲中雲神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既飽猋然遠舉復還其處也補曰猋卑遥切犂犬走貌大人賦曰猋風涌而雲浮李善引此作飈其字从火非也

覽

冀州兮有餘 覽望也兩河之間曰冀州餘猶他也言雲神所在高邈乃望於冀州尚復見他方也五臣云言神所居高絕下覽冀州橫望四海皆有餘而無極冀州堯所都思有道之君故覽之補曰淮南子曰正中冀州曰中土注云冀大也四方之主又曰殺黑龍以濟冀州注云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

橫四海兮焉窮 窮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臾之間橫行四海安有窮極也補曰禮記云以橫於天下注云橫充也

思夫君兮太息 君謂雲神五臣曰夫君謂雲神以喻君也言夫君所居高遠下制有國我之思君終不可見故歎息而憂心也補曰記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上夫音扶

極勞心兮忡忡 忡忡憂心貌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從觀望四方以忘己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心中煩勞而忡忡也或曰君謂懷王也屈原陳序雲神文義略訖愁思復至哀念懷王暗昧不明則太息

增歎心每怵怵而不能已也怵一作忡補曰怵敕中切説文忡憂也引詩憂心忡忡楚詞作怵此章以雲神喻君言君德與日月同明故能周覽天下横被六合而懐王不能如此故心憂也

雲中君

雲神豐隆也一曰屏翳已見騷經漢書郊祀志有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 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湘君所在左沅湘右大江苞洞庭之波方數百里羣鳥所集魚鱉所聚土地肥饒又有險阻故其神常安不肯遊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尚復猶豫也

蹇誰留兮中洲 蹇詞也留待也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以為堯用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不反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為湘夫人也所留蓋謂此堯之二女也五臣云誰將留待於中洲乎欲神之速至也補曰逸以湘君為湘水神而謂留湘君於中洲者二

女也韓退之則以湘君為娥皇湘夫人為女英留止也

美要眇兮宜修

要眇好貌修飾也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宜修飾也眇一作妙一本宜上有又字補曰要於笑切眇與妙同前漢傳曰幼眇之聲亦音要妙此言娥皇容德之美以喻賢臣

沛吾乘兮桂舟

沛行貌舟船也吾屈原自謂也言已雖在湖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船沛然而行常香淨也五臣云我復乘桂舟以迎神舟用桂者取香潔之異乘一作褻補曰孟子曰如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沛普賴切桂舟迎神之舟屈原因以自喻

令沅湘兮無波

沅湘水名

使江水兮安流

言已乘船常恐危殆願湘君令沅湘無波涌使江水順徑徐流則得安也補曰沅湘已見騷經水經及荊州記云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為南江初在犍為與青衣水汶水合東北至巴郡與涪水漢水白水合至長沙與澧水沅水湘

水合至江夏與沔水合至潯陽分為九道東會於彭澤經蕪湖名為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為北江而入海也

望夫君兮未來君謂湘君未一作歸**吹參差兮誰思**參差洞簫也言己供修祭祀瞻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誠欲樂君當復誰思念也五臣云謂神肯來斯而我作樂吹聲參差當復思誰言思神之甚一作篸篕補曰風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象鳳翼參差不齊之貌初簪乂宜二切此言因吹簫而思舜也洞簫賦云吹參差而入道德洞簫簫之無底者篸篕竹貌

駕飛龍兮北征征行也屈原思神略畢意念楚國願駕飛龍北行亟還歸故居也

邅吾道兮洞庭邅轉也洞庭太湖也言己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江湖之側委曲之徑欲急至也五臣云轉道於洞庭湖上而直歸補曰邅池戰切文選音陟連切原欲歸而轉道於洞庭者以湘君在焉故也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

之是常游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出入多飄風暴雨注云言二女遊戲江之淵府則能鼓動三江令風波之氣共相交通又曰湘水出帝舜葬東入洞庭下注云洞庭地穴在長沙巴陵也水經云四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戰國策秦與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是也湖水廣員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湖中有君山潜通吴之苞山郭景純江賦云苞山洞庭巴陵地道潜陸旁通幽岫窈窕者也按吳中太湖一名洞庭而巴陵之洞庭亦謂之太湖逸云太湖蓋指巴陵洞庭耳

薜荔柏兮蕙綢

薜荔香草柏榑壁也綢縛束也詩曰綢繆束楚是也柏一作拍榑一作搏補曰柏拍並音博綢儔叨二音

蓀橈兮蘭旌

蓀香草也橈船小楫也屈原言已居家則以薜荔榑飾四壁蕙草縛屋乘船則以蓀為楫櫂蘭為旌旗動以香潔自修飾也蓀一作荃旌一作旍補曰蓀荃見騷經橈而遥切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周禮云析羽為旌

爾雅云注旄首曰旌旍與旌同諸本或云秉荃橈秉一作承或云釆荃橈兮蘭旗皆後人增改或傳寫之誤耳

望涔陽兮極浦 涔陽江碕名近附郢極遠也浦水涯也補曰涔音岑碕音祈曲岸也今澧州有涔陽浦水經云涔水出漢中南縣東南旱山北至沔陽縣南入於沔涔水即黃水也集韻涔郎丁切水名其字从令引楚辭望涔陽兮極浦未詳說文云浦濵也風土記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

横大江兮揚靈 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乗輕舟上望江之遠浦下附郢之碕以渫憂患横度大江揚己精誠冀能感悟懷王使還己也五臣曰言我遠遊此浦將横絶大江揚其精誠於君側補曰横大江兮揚靈以湘君在焉故也

揚靈兮未極 極已也

女嬋媛兮為余太息 女謂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言己遠揚精誠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嬃牽引而責數之為己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改性易行

隨風俗也五臣云言我揚精誠未已女嬃牽引時事以為不變節從俗終不可為而為我歎息也補曰嬋媛已見騷經

橫流涕兮潺湲

潺湲流貌屈原感女嬃之言外欲變節而意不能改內自悲傷涕泣橫流也補曰潺仕連鉏山二切湲音還

隱思君兮陫側

君謂懷王也陫陋也言己雖見放棄隱伏山野猶從側陋之中思念君也補曰隱痛也孟子曰惻隱之心陫符沸切說文隱也

桂櫂兮蘭枻

櫂楫也枻船旁板也一作栧五臣云桂蘭取其香也補曰櫂直教切枻音曳楫謂之枻一曰柂也

斲冰兮積雪

斲斫也言己乘船遭天盛寒舉其櫂楫斲斫冰凍紛然如積雪言己勤苦也一云斲曾冰五臣云言志不通猶乘舟值天盛寒斲斫冰凍徒為勤苦而不得前也

采薜荔兮水中

薜荔之草緣木而生

搴芙蓉兮木末

搴手取也芙蓉荷華也生水中屈原言己執忠信之行以事於

君其志不合猶入池涉水而求薜荔登山緣木而采芙蓉固不可得也補曰搴音蹇心不同兮媒勞言婚姻所好心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屈原自喻行與君異終不可合亦疲勞而已也恩不甚兮輕絕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絕言己與君同姓共祖無離絕之義也五臣曰事君之道亦類此焉石瀨兮淺淺瀨湍也淺淺流疾貌補曰瀨落蓋切說文曰水流沙上也文選注云石瀨水激石間則怒成湍淺音牋飛龍兮翩翩屈原憂愁觀視川水見石瀨淺淺疾流而下將有所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棄在草野終無所登至也五臣云下視水石淺淺而流仰觀飛龍翩翩而舉物皆遂性我獨不然也補曰說文云翩疾飛也交不忠兮怨長交友也忠厚也言朋友相與不厚則長相怨恨言己執履忠信雖獲罪過不敢怨恨於衆人也期不信兮告余以

不閒閒暇也言君嘗與己期欲共為治後以讒言之故更告我以不閒暇遂以疏遠己也余一作我五臣云言君與臣下為友而臣為不忠則怨而責之已為不信則以為閒爾疾其君初欲與己為治後遂相背焉補曰此言朋友之交忠則見信不忠則生怨臣忠於君則君宜見信而反告我以不閒所謂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它志也此原陳己之志於湘君也閒音閑

鼂騁騖兮江皋鼂以喻盛明也澤曲曰皋言己願及鼂明已年盛時任重馳驅以行道德也鼂一作朝補曰鼂陟遙切早也騁音逞騖音務說文曰騁直馳也騖亂馳也

夕弭節兮北渚弭安也渚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將暮己已衰老弭情安意終志草墅也五臣云喻己盛少之時願驅馳於君前及衰謝之日反安意於草野自歎之詞補曰騁騖弭節不出江皋北渚之間自傷不得居朝廷也渚沚也爾雅小洲曰渚韓詩章句水一溢而為渚

鳥次兮屋

上次舍也再宿曰信過信曰次水周兮堂下周旋也言己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舍止我之屋上流水周旋己之堂下自傷與鳥獸魚鱉同為伍也補曰下音户捐余玦兮江中玦玉佩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瑞故與環即還與玦即去也補曰捐音沿玦古穴切如環而有缺左傳曰佩以金玦棄其衷也荀子曰絕人以玦皆取棄絕之義莊子曰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史記曰舉佩玦以示之皆取決斷之義遺

余佩兮醴浦遺離也佩瓊琚之屬也言己雖見放逐常思念君設欲遠去猶捐玦佩置於水涯冀君求己示有還意佩一作珮醴一作澧五臣云捐遺皆置也玦珮朝服之飾置於江澧二水之涯者冀君命己猶可以用也補曰捐玦遺佩以詒湘君與騷經解佩纕以結言同意喻求賢也遺平聲方言注云澧水今在長沙水經云澧水出武陵充縣注於洞庭按禹貢曰又東至於澧史記作醴孔安國馬融王肅皆以醴為水名鄭

玄曰醴陵名也長沙有醴陵縣澧醴古書通用今澧州有佩浦因楚詞為名也

采芳洲兮杜若

芳洲香草藂生水中

將以遺兮下女

遺與也女陰也以喻臣謂己之儔匹之處補曰藂音叢

言己願往芬芳絶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貞正之人思與同志終不變更也五臣云欲將己之美投於賢臣者思與同志復為治道補曰遺去聲既詒湘君以佩玦又遺下女以杜若好賢不已也騷經曰相下女之可詒

旹不可兮再得

言日不再中年不再盛也旹一作時

聊逍遥兮容與

逍遥遊戲也詩曰狐裘逍遥言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己年既老矣不遇於時聊且逍遥而遊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至也五臣云自言憂愁欲以決死死不再生何由復遇逍遥容與待君之命冀得盡其誠心焉

湘君

劉向列女傳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禮記舜葬於

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注云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韓退之黄陵廟碑云湘旁有廟曰黄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詞謂娥皇為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

帝子降兮北渚 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反没於湘水之渚因爲湘夫人補曰此言帝子之神降於北渚來享其祀也帝子以喻賢臣

目眇眇兮愁予 眇眇好貌予屈原自謂也言堯二女儀徳美好眇然絶異又配帝舜而乃没命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値堯舜而遇闇君亦將沈身湘流故曰愁我也予一作余五臣云其神儀徳美好愁我失志焉補曰眇眇微貌言神之降望而不見使我愁也以況思賢而不得見也予音與

嫋嫋兮秋風 嫋嫋秋風摇木貌補曰嫋嫋長弱貌奴鳥切

洞庭波兮木葉下 言秋風疾則草木揺湘水波而樹葉落矣以言君政急則衆民愁而賢者傷矣或曰屈原見秋風起而木葉墮悲歳徂盡年衰老也五臣云喻小人用事則君子棄逐補曰淮南云見一葉落而知歳之將暮又曰桑葉落而長年悲下音戸

白薠兮騁望 薠草秋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

騁平也薠或作蘋一本此句上有登字皆非也補曰薠音煩淮南子云路無莎薠注云薠狀如葴葴音針見爾雅又說文云青薠似莎者司馬相如賦注云似莎而大生江湖鴈所食

與佳期兮夕張

佳謂湘夫人也不敢指斥尊者故言佳也張施也言己願以始秋薠草初生平望之時修設祭具夕早灑埽張施帷帳與夫人期歆饗之也一本佳下有人字一云與佳人兮期夕張五臣云佳期謂湘夫人言己願以此夕設祭祀張帷帳冀夫人之神來此歆饗以喻張設忠信以待君命補曰說文云佳善也廣雅云佳好也張音帳陳設也周禮曰凡邦之張事漢書曰供張東都門外言夕張者猶黃昏以為期之意

鳥萃兮蘋中

萃集一本萃上有何字五臣云蘋水草補曰萃音遂

罾何為兮木上

罾魚網也夫鳥當集木巔而言草中罾當在水中而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所也補曰罾音增

沅有茝兮醴有蘭

言沅

水之中有盛茂之茝澧水之內有芬芳之蘭異於衆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衆人也茝一作芷醴一作澧五臣云蘭芷喻己之善補曰水經云澧水又東南注於沅水曰澧口蓋其枝瀆耳引沅有芷兮澧有蘭或曰澧州有蘭江因此為名

思公子兮未敢言

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卑說尊故變言公子也言己想若舜之遇二女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達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五臣云公子謂夫人喻君也未敢言者欲待賢主補曰諸侯之子稱公子謂子椒子蘭也思椒蘭宜有蘭芷之芬芳未敢言者恐逢彼之怒耳此原陳己之志於湘夫人也山鬼云思公子兮徒離憂

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言鬼神荒忽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遠而望之但見水流而潺湲也荒一作慌忽一作惚補曰慌釋文文選並音荒此言遠望楚國若有若無但見流水之潺湲耳荒忽不分明之貌

麋何食兮庭

中麋獸名似鹿也食一作為補曰麋音眉月令曰麋角解疏云麋陰獸情淫而遊澤蛟何為兮水裔蛟龍類也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宜在山野而陞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為僕隷也裔一作裔補曰裔邊也末也蛟在水裔猶所謂神龍失水而陸居也朝馳余馬兮江皋一云朝馳騁兮江皋夕濟兮西澨濟渡也澨水涯也自傷驅馳不出湘潭之閒補曰澨音逝説文曰澨埤增水邊土人所居者聞佳人兮召予予屈原自謂也將騰駕兮偕逝偕俱也逝往也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冀湘夫人有命召呼則願命駕騰馳而往不待侶偶也五臣云冀聞夫人召我將騰馳車馬與使者俱往喻有君命亦將然矣補曰佳人以喻賢人與己同志者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屈原困於世願築室水中託附神明而居處也一本云以

荷蓋五臣云願築室結茨於水底用荷葉蓋之務清潔也補曰築版築也葺七入切說文茨也蓀壁兮紫壇以蓀草飾室壁累紫貝為室壇蓀一作荃補曰荀子曰東海則有紫紶魚鹽焉紫紫貝也相貝經曰赤電黑雲謂之紫貝郭璞曰今之紫貝以紫為質黑為文點陸機云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本草云貝類極多而紫貝尤為世所貴重淮南子曰腐鼠在壇注云楚人謂中庭為壇七諫曰雞鶩滿堂壇兮注云高殿敞陽為堂平易廣坦為壇音善匊芳椒兮成堂布香椒於堂上一云播芳椒兮盈堂補曰匊古播字本作匊漢官儀曰椒房以椒塗壁取其溫也桂棟兮以桂木為屋棟補曰爾雅棟謂之桴注屋檼也蘭橑以木蘭為榱也補曰橑音老說文椽也一曰星橑簷前木爾雅曰桷謂之榱辛夷楣兮辛夷香草以作戶楣補曰本草云辛夷樹大連合抱高數仞此花初發如筆北人呼為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

為迎春逸云香草非也楣音眉說文云秦名屋櫋聯也爾雅楣謂之梁注云門户上横梁**葯房**葯白芷也房室也五臣云以馨香為房之飾補曰本草白芷楚人謂之葯博雅曰芷其葉謂之葯渥約二音**罔薜荔兮為帷**罔結也言結薜荔為帷帳補曰罔讀若網在旁曰帷**擗蕙櫋兮既張**擗析也以析蕙覆櫋屋擗一從木一作擘析一作析櫋一作櫋五臣云罔結以為帷帳擗析以為屋聯畫張設於中也補曰擗音覓切一音覓櫋音綿又彌堅切**白玉兮為鎮**以白玉鎮坐席也鎮一作瑱一本為上有以字**疏石蘭兮為芳**石蘭香草疏布陳也一本兮下有以字一云疏石蘭以為芳五臣云疏布其芳氣**芷葺兮荷屋**葺蓋屋也一本葺下有之字五臣云以芷草及荷葉葺以蓋屋也**繚之兮杜衡**繚縛束也杜衡香草一本兮下有以字衡一作蘅補曰繚音了纏也謂以荷為屋以

芷葺之又以杜衡繚之也五臣云束縛杜衡置於水中非是

合百草兮實庭合百草之華以實庭中五臣云百草香草實滿也

建芳馨兮廡門馨香之遠聞者積之以為門廡也屈原生遭濁世憂愁困極意欲隨從鬼神築室水中與湘夫人比鄰而處然猶積聚衆芳以為殿堂修飾彌盛行善彌高也補曰廡音武說文曰堂下周屋也廡門謂廡與門也

九嶷繽兮並迎九嶷山名舜所葬也嶷一作疑補曰迎去聲

靈之來兮如雲言舜使九嶷之山神繽然來迎二女則百神侍送衆多如雲也如一作若補曰詩云有女如雲言衆多也

捐余袂兮江中袂衣袖也補曰袂彌蔽切

遺余褋兮醴浦褋襜襦也屈原託與湘夫人共鄰而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適九夷也醴一作澧五臣云褋禮襜袖襦也袂褋皆事神所用今夫人既去君復背己無所

用也故棄遺之補曰遺平聲褋音牒方言曰襌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褋捐袂遺褋與捐玦遺佩同意玦佩貴之也袂褋親之也

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

汀平也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己雖欲之九夷絶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平洲香草以遺之與共修道德也者一作渚五臣云搴取也杜若以喻誠信遠者神及君也補曰汀它丁切水際平地遺去聲既詒湘夫人以袂褋又遺遠者以杜若好賢不已也舊本者音渚集韻者有覩音

時不可兮驟得

驟數

聊逍遥兮容與

言富貴有命天時難值不可數得聊且遊戲以盡年壽也與一作冶補曰不可再得則已矣不可驟得猶冀其一遇焉

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補曰漢樂歌云天門開詄蕩蕩淮南子注云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紛吾乘兮玄雲吾謂大司命也言天尊重司命將出遊戲則為大開禁門使乘玄雲而行補曰漢樂歌云靈之車結玄雲令飄風兮先驅迴風為飄使涷雨兮灑塵暴雨為涷雨言司命爵位尊高出則風伯雨師先驅為軼路也灑一作洒軼一作戒補曰涷音東爾雅注云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為涷雨灑所買切淮南子曰令雨師灑道風伯掃塵自此以上皆喻君也君迴翔兮㠯下迴運也言司命行有節度雖乘風雨然徐迴運而來下也迴一作回以一作來補曰迴翔猶翺翔也下音戶踰空桑兮從女空桑山名司命所經屈原修履忠貞之行而身放棄將愬神明陳己之冤結故欲踰空桑之山而要司命也補曰山海經云東曰空桑之山注云此山出琴瑟材周禮空桑之琴瑟是也淮南曰舜

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注云空桑地名在魯也女讀作汝親之之辭喻欲從君也

紛總總兮九州

總總衆貌補曰堯時九州見禹貢商九州見爾雅周九州見周禮鄒衍云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淮南曰天地之間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兾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弇音奄

何壽夭兮在予

予謂司命言普天之下九州之民誠甚衆多其壽考夭折皆自施行所致天誅加之不在於我也補曰此言九州之大生民之衆或壽或夭何以皆在於我以我為司命故也言人君制生殺與奪之命也予音與

高飛兮安翔

言司命執持天政不以人言易其則度徐飛高翔而行

乘清氣兮御陰陽

陰主殺陽主生言司命常乘天清明之氣御持萬民死生之命也清

一作精補曰易云時乘六龍以御天莊子曰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乘猶乘車御猶御馬也吾與君兮齋速吾屈原自謂也齋戒也速疾也補曰齋速者齋戒以自敕也導帝之兮九坑言己願修飾急疾齋戒侍從於君導迎天帝出入九州之山冀得陳己情也導一作道坑一作阬文苑作岡補曰之適也坑音岡山脊也周禮職方氏九州山鎮曰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嶽山醫無閭霍山恒山也淮南曰天地之閒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也原言司命代天操生殺之柄人君亦代天制一國之命故欲與司命導帝適九州之山以觀四方之風俗天下之治亂靈衣兮被被被被長貌一作披補曰被與披同玉佩兮陸離言己得依隨司命被服神衣被被而長玉佩衆多陸離而美也壹陰兮壹陽陰晦也陽明也衆莫知兮

余所為屈原言己得配神俱行出陰入陽一晦一明衆人無緣知我所為作也補曰此言司命開闔變化能制萬民之命人君亦當如此也折疏麻兮瑤華疏麻神麻也瑤華玉華也補曰謝靈運詩云折麻心莫展又云瑤華未敢折說者云瑤華麻花也其色白故比於瑤此花香服食可致長壽故以為美將以贈遠江淹雜擬詩云雜珮雖可贈疏華竟無陳李善云疏華瑤華也將以遺兮離居離居謂隱者也言己雖出陰入陽涉歷殊方猶思離居隱士將折神麻采玉華以遺與之明己行度如玉不以苦樂易其志也補曰遺去聲離居猶遠者也老冉冉兮既極自此以下屈原陳己之志於司命也極窮也極一作終不寖近兮愈疏寖稍也疏遠也言履行忠信從小至老命將窮矣而君猶疑之不稍親近而日以疏遠也寖一作浸一作浸兮一作而愈一作踰乘龍兮轔轔轔轔車聲

詩云有車轔轔也釋文作軨音轔補曰今詩作鄰

高駝兮沖天

言己雖見疏遠執志彌堅想乘神龍轔轔然而有節度抗志高行沖天而驅不以貧困有枉撓也駝一作馳補曰史記云一飛沖天沖持弓切直上飛也集韻作沖與沖通此言司命高馳而去不復留也

結桂枝兮延竚

延長也竚立也詩曰竚立以泣釋文延作延補曰竚久立也直呂切

羌愈思兮愁人

言己乘龍沖天非心所樂猶結木為誓長立而望想念楚國愁且思也補曰此言司命既去猶結桂枝以延望喻君捨己不顧益憂思也

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

虧歇也言己愁思安可奈何乎願身行善常若於今無有歇也

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

言人受命而生有當貴賤貧富者是天祿也己獨放逐離別不復會合不可為思也補曰君子之仕也去就有義用捨有命屈子於同姓事君之義

盡矣其不見用則有命焉或離或合神實司之非人所能為也一云孰離合兮不可為

大司命 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三台上台司命為太尉又文昌宮第四曰司命按史記天官書文昌六星四曰司命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然則有兩司命也祭法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皆有司命疏云司命宮中小神而漢書郊祀志荊巫有司命說者曰文昌第四星也五臣云司命星名主知生死輔天行化誅惡護善也大司命云乘清氣兮御陰陽少司命云登九天兮撫彗星其非宮中少神明矣

秋蘭兮蘪蕪羅生兮堂下 言已供神之室空閒清淨衆香之草又環其堂下羅列而

生誠司命君所宜幸集也秋一作穐下同䕩一作蘼補曰爾雅曰蘄茝蘼蕪郭璞云香草葉小如萎狀山海經云臭如蘼蕪本草云芎藭其葉名蘼蕪似蛇床而香騷人借以為譬其苗四五月間生葉作叢而莖細其葉倍香或蒔於園庭則芬香滿徑七八月開白花管子曰五沃之土生蘼蕪相如賦云芎藭昌蒲江離蘼蕪師古云蘼蕪即芎藭苗也下音户

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襲及也予我也言芳草茂盛吐葉垂花芳香菲菲上及我也枝一作華五臣云四句皆喻懷忠潔也補曰襲音習予上聲

夫人自有兮美子夫人謂萬民也一云夫人兮自有美子補曰夫音扶考工記曰夫人而能為鎛也夫人猶言凡人也

蓀何以兮愁苦蓀謂司命也言天下萬民人人自有子孫司命何為主握其年命而用思愁苦也以一作為五臣云蓀香草喻司命言凡人各自有美愛臣子司命何為愁苦而司主之蓋自傷也

補曰此言愛其子者人之常情非司命所憂猶恐不得其所原於君有同姓之恩而懷王曾莫之恤也蓀亦喻君騷經曰荃不察余之中情是也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草莖葉五色芳香益暢也一本蘭下有生字補曰詩云綠竹青青青青茂盛也音菁

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言萬民衆多美人並會盈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睨而相視成為親親也五臣云滿堂喻天下也謂天下亦有善人而司命獨與我相目結成親親者為我修道德爾謂初與己善時也闕

入不言兮出不辭言神往來奄忽入不語言出不訣辭其志難知辭一作詞

乘回風兮載雲旗言司命之去乘風載雲其形貌不可得見五臣云司命初與己善後乃往來飄忽出入不言不辭乘風載雲以離於我喻君之心與我相背也

悲莫悲兮生別離

屈原思神略畢憂愁復出乃長歎曰人居世間悲哀莫痛與妻子生别離傷己當之也補曰樂府有生别離出於此樂莫樂兮新相知言天下之樂莫大於男女始相知之時也屈原言己無新相知之樂而有生别離之憂也五臣云喻己初近君而樂後去君而悲也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言司命被服香淨往來奄忽難當值也儵一作倏来一作倐五臣云言神倏忽往来終不可逢以喻君補曰莊子疏曰儵為有忽為無夕宿兮帝郊帝謂天帝君誰須兮雲之際言司命之去暮宿於天帝之郊誰待於雲之際乎幸其有意而顧己五臣云須待也冀君猶待己而命之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王逸無注古本無此二句文選遊作游女作汝風至作飈起五臣云汝謂司命九河天河也衝飈暴風也補曰此二句河伯章中語也與女沐

兮咸池咸池星名蓋天池也一作咸之池補曰咸池見騷經晞女髮兮陽之阿晞乾也詩曰匪陽不晞阿曲隅日所行也言己願託司命俱沐咸池乾髮陽阿齋戒潔己冀蒙天祐也五臣云願與司命共為潔清喻己與君俱行政教以治於國補曰晞音希淮南曰日出湯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遠遊曰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望美人兮未來美人謂司命臨風怳兮浩歌怳失意貌言己思望司命而未肯來臨疾風而大歌冀神聞之而來至也五臣云以喻望君之使未至臨風怳然而大歌也浩大也補曰怳憮怳也許往切孔蓋兮翠旍言司命以孔雀之翅為車蓋翡翠之羽為旗旍言殊飾也旍一作旌一本此句上有揚字補曰相如賦云宛雛孔鸞孔孔雀也顏師古曰鳥赤羽者曰翡青羽者曰翠周禮曰葢之圜也以象天漢樂歌

曰庶旌翠旌

登九天兮撫彗星

九天八方中央也言司命乃陞九天之上撫持彗星欲掃除邪惡輔仁賢也五臣云飛登於天撫掃彗星言願將忠正美行還於君前翦讒賊矣補曰左傳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爾雅彗星為欃槍彗祥歲切偏指曰彗自此以下皆喻君也

竦長劍兮擁幼艾

竦執也幼少也艾長也言司命執持長劍以誅絕凶惡擁護萬民長少使各得其命也釋文竦作慫補曰竦慫並息拱切竦立也國語曰竦善抑惡慫驚也孟子曰知好色則慕少艾說者曰艾美好也戰國策云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乃與幼艾又齊王有七孺子注云孺子謂幼艾美女也離騷以美女喻賢臣此言人君當遏惡揚善佑賢輔德也或曰麗姬艾封人之子也美女謂之艾猶姬貴姓因謂美妾為姬耳

故**蓀獨宜兮為民正**

言司命執心公方無所阿私善者祐之惡者誅之故宜為萬民之平正也蓀一作荃五臣云蓀

香草謂神也以喻君補曰正音征叶韻

少司命

暾將出兮東方謂日始出東方其容暾暾而盛大也補曰暾他昆切照吾檻兮扶桑吾謂日也檻楯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其高萬仞日出下浴於湯谷上拂其扶桑爰始而登照曜四方日以扶桑為舍檻故曰照吾檻兮扶桑也補曰檻闌也户驗切楯音盾撫余馬兮安驅余謂日也補曰淮南曰日至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懸車車日所乘也馬駕車者也御之者羲和也女即羲和馬即六龍見騷經注夜晈晈兮既明言日既陞天運轉而西將過太陰徐撫其馬安驅而行雖幽昧之夜猶晈晈而自明也晈一作皎補曰晈字从日與皎同此言日之將出羲和御之安驅徐行使幽昧之

夜皎皎而復明也補曰舊本明音亡　駕龍輈兮乘雷　輈車轅也補曰震東方也為雷為龍日出東方故曰駕龍乘雷也春秋命歷序曰皇伯登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上下淮南曰雷以為車輪注云雷轉氣也輈張留切方言曰轅楚韓之間謂之輈　載雲旗兮委蛇　言日以龍為車轅乘雷而行以雲為旗旗委蛇而長委一作逶蛇一作蛇　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　言日將去扶桑上而升天則徘徊太息顧念其居也低一作俳一作儃補曰低佪疑不即進貌出不忘本行則思歸物之情也以諷其君迷不知復也上上聲升也　羌聲色兮娛人　娛樂也一作色聲　觀者憺兮忘歸　憺安也言日色光明旦耀四方人觀見之莫不娛樂憺然意安而忘歸也補曰東方既明萬類皆作有聲者以聲聞有色者以色見耳目之娛各自適焉以喻人君有明德則百姓皆注其耳目也　絚瑟

兮交鼓絙急張絃也交鼓對擊鼓也絙一作絚補曰絙古登切長苗賦曰絙瑟促柱簫鍾兮

瑤簴王逸無注簫一作蕭補曰儀禮有笙磬笙鍾周禮笙師共其鍾笙之樂注云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然則簫鍾與簫聲相應之鍾簴其呂切爾雅木謂之虡縣鍾磬之木也瑤簴以美玉為飾也鳴篪兮

吹竽篪竽樂器名也言已願供修香美張施琴瑟吹鳴篪竽列備衆樂以樂大神篪一作箎補曰箎與篪同並音池爾雅注云箎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一寸三分名翹横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竽已見上思靈保兮賢姱靈謂巫也姱好貌言已思得賢好之巫使與日神相保樂也補曰古人云詔靈保名方相說者曰靈保神巫也姱音户叶韻舊古胡切未詳翾飛兮翠曾曾舉也言巫舞工巧身體翾然若飛似翠鳥之舉也補曰翾小飛也許緣切曾作滕切博雅曰翺翥飛也展詩

兮會舞展舒補曰展詩猶陳詩也會舞猶合舞也應律兮合節言乃復舒展詩曲作為雅頌之樂合會六律以應舞節補曰應於證切漢樂歌曰展詩應律鋗玉鳴靈之來兮蔽日言日神悅喜於是來下從其官屬蔽日而至也青雲衣兮白霓裳言日神來下青雲為上衣白蜺為下裳也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為飾也補曰霓見騷經舉長矢兮射天狼天狼星名以喻貪殘日為王者王者受命必誅貪殘故曰舉長矢射天狼言君當誅惡也射一作䠶補曰射食亦切晉書天文志云狼一星在東井南為野將主侵掠操余弧兮反淪降言日誅惡以後復循道而退下入太陰之中不伐其功也補曰操持也七刀切弧音胡說文曰木弓也一曰往體寡來體多曰弧淪沒也降下也户江切叶韻音志曰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天文大象賦注云弧矢九星常屬矢而

向狼直狼多盜賊引滿則天下兵起河東賦云獲天狼之威弧思玄賦云彎威弧之拔剌兮射嶓冢之封狼

援北斗兮酌桂漿 斗謂玉爵言誅惡既畢故引玉斗酌酒漿以爵命賢能進有德也補曰援音爰引也詩云酌以大斗斗酒器也又曰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此以北斗喻酒器者大之也斗舊音主射天狼酌桂漿以諷其君不能遏惡揚善也

撰余轡兮高駝翔 駝一作馳一無此字補曰撰雛免切定也持也遠遊曰撰余轡而正策反淪降者喻人君退託不自有其功高馳翔者喻制世馭民於萬物之上

杳冥冥兮以東行 言日過太陰不見其光出杳杳入冥冥直東行而復出或曰日月五星皆東行也一云翔杳冥兮一無以字補曰杳深也冥幽也日出東方猶帝出乎震也行胡岡切叶韻

東君 博雅曰朱明耀靈東君日也漢書郊祀志有東君

與女遊兮九河

河為四瀆長其位視大夫屈原亦楚大夫欲以官相友故言女也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也補曰女讀作汝下同九河名見爾雅書曰九河既道注云河水分為九道在兗州界又曰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注云分為九河以殺其溢漢許商上書云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

衝風起兮橫波

衝隧也屈原設意與河伯為友俱遊九河之中想蒙神佑反遇隧風大波涌起所託無所也一本橫上有水字五臣云衝風暴風也補曰詩云大風有隧

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

言河伯以水為車驂駕螭龍而戲遊也一本螭上有白字補曰括地圖云馮夷常乘雲車駕二龍史記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博物

志曰水神乘魚龍駿蒼含切在旁曰駿駿兩騑也螭丑知切說文云如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螻一說無角曰螭一音离集韻螭蟂龍無角

登崑崙兮四望

崑崙山河源所從出補曰援神契云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河山海經云崑崙山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其東北陬屈向東南流為中國河爾雅曰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淮南曰河出崑崙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也

心飛揚兮浩蕩

浩蕩心放貌言己設與河伯俱遊西北登崑崙萬里之山周望四方心意飛揚志欲陞天思念浩蕩而無所據也

日將暮兮悵忘歸

言崑崙之中多奇怪珠玉之樹觀而視之不知日暮言己心樂志說忽忘還歸也補曰此言登崑崙以望四方無所適從惆悵歎息而忘歸也悵失志也

惟極浦兮寤懷

寤覺也懷思也言己復徐惟念河之極浦江之遠碕則中心覺

瘖而復愁思也補曰惟思也極浦所謂望涔陽兮極浦是也**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言河伯所居以魚鱗蓋屋堂畫蛟龍之文紫貝作闕朱丹其宮形容異制甚鮮好也文苑作珠宮補曰河伯水神也故託魚龍之類以為宮室闕門觀也**靈何為兮水中**言河伯之屋殊好如是何為居水中而沈沒也補曰此喻賢人處非其所也**乘白黿兮逐文魚**大鼈為黿魚屬也逐從也言河伯遊戲遠出乘龍近出乘黿又從鯉魚也一無文字補曰黿音元紀年曰穆王三十七年征伐起師至九江叱黿鼉以為梁陶隱居云鯉魚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按山海經睢水東注江其中多文魚注云有班采也又文選云騰文魚以鶩乘注云文魚有翅能飛逸以文魚為鯉豈亦有所據乎**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流澌解冰也言屈原願與

河伯遊河之渚而流澌紛然相隨來下水為汚濁故欲
去也或曰流澌解散屈原自比流澌者欲與河伯離別
也補曰渚洲也澌音斯從仌者流冰
也從水者水盡也此當從仌下音户

子交手兮東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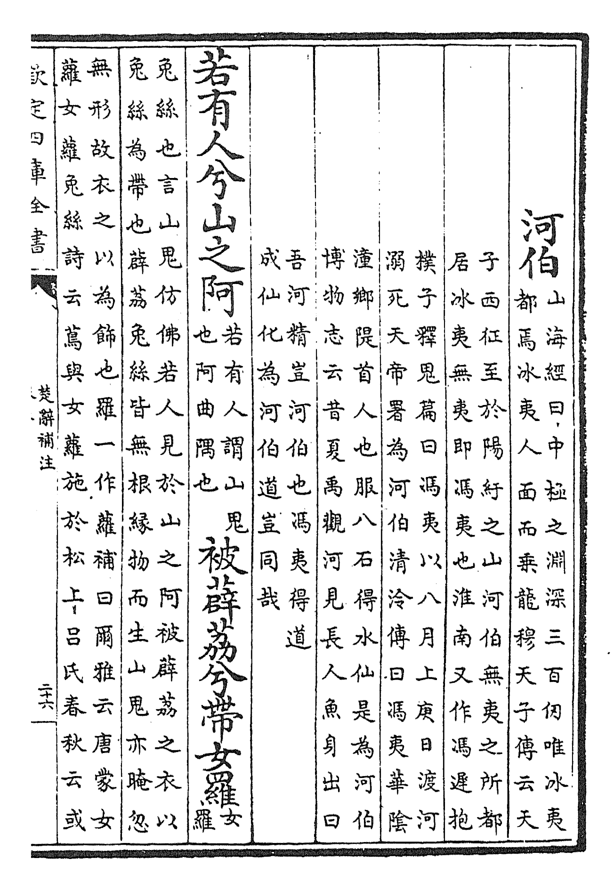
子謂
河伯也言屈原與河伯別子宜東行還於九河之居我
亦欲歸也一本子上有與字補曰莊子曰河伯順流而
東行

送美人兮南浦

美人屈原自謂也願河伯送己南至
江之涯歸楚國也補曰江淹別賦云
送君南浦傷如
之何蓋用此語

波滔滔兮來迎魚隣隣兮媵予

媵送也
言江神
聞己將歸亦使波流滔滔來迎河伯遣魚隣隣侍從而
送我也隣一作鱗補曰滔土刀切水流貌詩曰滔滔江
漢媵以證切予音與屈原託江海之神送迎己者言時
人遇己之不然也杜子美詩云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
人亦
此意



河伯

山海經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唯冰夷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龍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冰夷無夷即馮夷也淮南又作馮遲抱樸子釋鬼篇曰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清泠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博物志云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馮夷得道成仙化為河伯道豈同哉

若有人兮山之阿

若有人謂山鬼也阿曲隅也

被薜荔兮帶女羅

女羅兎絲也言山鬼仿佛若人見於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兎絲為帶也薜荔兎絲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晻忽無形故衣之以為飾也羅一作蘿補曰爾雅云唐蒙女蘿女蘿兎絲詩云蔦與女蘿施於松上呂氏春秋云或

謂菟絲無根也其根不屬地茯苓是也抱朴子云菟絲之草下有伏菟之根無此菟則絲不生於上然實不屬也

既含睇兮又宜笑

睇微眄貌也言山鬼之狀體含妙容美目盼然又好口齒而宜笑也五臣云山鬼美貌既宜含視又宜發笑補曰睇音弟傾視也一曰目小視也說文云南楚謂眄曰睇眄眠見切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大招曰靨輔奇牙宜笑嫣只山鬼無形其情狀難知故含睇宜笑以喻姱美乘豹從狸以譬猛烈辛夷杜衡以況芬芳不一而足也

子慕予兮善窈窕

子謂山鬼也窈窕好貌詩曰窈窕淑女言山鬼之貌既以姱麗亦復慕我有善行好姿故來見其容也善一作譱五臣云喻君初與己誠而用之矣補曰窈音杳窕徒了切方言云美狀為窕美心為窈注云窈窈幽靜窕閑都也

乘赤豹兮從文狸

狸一作貍五臣云赤豹文貍皆奇獸也將以乘騎侍從者明異於衆也乘一作椉補曰從隨行

也才用切豹有數種有赤豹有元豹有白豹詩曰赤豹黃羆陸璣云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狸有虎斑文者有猫斑者河伯云乘白黿兮逐文魚山鬼云乘赤豹兮從文貍各以其類也

辛夷車兮結桂旗 辛夷香草也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文狸結桂與辛夷以為車旗言其香潔也文選桂誤作旌補曰以辛夷香木為車結桂枝以為旌旗也

被石蘭兮帶杜衡 石蘭杜衡皆香草衡一作蘅

折芳馨兮遺所思 所思謂清潔之士若屈原者也言山鬼修飾衆香以崇其善屈原履行清潔以厲其身神人同好故折芳馨相遺以同其志也五臣云所思謂君也喻己被帶忠信又以嘉言而納於君也補曰遺去聲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 言山鬼所處乃在幽之內終不見天地所以來出歸有德也或曰幽篁竹林也五臣云幽深也篁竹叢也補曰篁音皇漢書云篁竹之中注云竹田曰篁西都賦云篠

蕩敷衍編町成篁注云篁竹墟名也路險難兮獨後來言所處既深其路險阻又難故來晚

暮後諸神也五臣云言己處江山竹叢之間上不見天道路險阻欲與神遊獨在諸神之後喻己不得見君讒

邪塡塞難以前進所以索居於此補曰來音釐表獨立兮山之上表特也言山鬼後到特立

於山之上而自異也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言山鬼所在至

高邈雲出其下雖白晝猶暝晦也五臣云表明也雖明然自異立於山上終被雲障蔽其下使不通也容容雲

出貌杳深也晦暗也羌語詞也言雲氣深厚冥冥使晝日昏暗一云日窈冥兮羌晝晦補曰此喻小人之蔽賢

也下音户東風飄兮神靈雨飄風貌詩曰匪風飄兮言東風飄然而起則神靈應之而雨以

言陰陽通感風雨相和屈原自傷獨無和也飄一作飄飄飄五臣云自傷誠信不能感君也留靈脩兮

憺忘歸靈脩謂懷王也**歲既晏兮孰華予**晏晚也孰誰也言己宿留懷王冀其還己心中憺然安而忘歸年歲晚暮將欲罷老誰復當令我榮華也五臣云言君若能除去讒邪我則可進留止於君所不然則歲晏衰老孰能榮華我乎補曰留止也不必讀為宿留之留此言當及年德盛壯之時留於君所日月逝矣孰能使衰老之人復榮華乎自此以下屈原陳己之志於山鬼也予音與**采三秀兮於山間**三秀謂芝草也補曰爾雅菌芝注云一歲三華瑞草也菌音囚思玄賦云冀一年之三秀近時王令逢原作藏芝賦序云離騷九歌自詩人所紀之外地所常産目所同識之草盡矣而芝復獨遺說者遂以九歌之三秀為芝予以其不明又其辭曰適山而來之芝非獨山草蓋未足據信也余按本草引五芝經云皆以五色生於五岳又淮南云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石之上則芝正生於山間耳逢原之說豈其然乎

石磊磊兮葛蔓蔓言己欲服芝草以延年命周旋山間采而求之終不能得但見山石磊磊葛草蔓蔓或曰三秀秀材之士隱處者也言石葛者喻所在深也五臣云芝草仙藥采不可得但見葛石耳亦猶賢指難逢諂諛者衆也補曰磊衆石貌魯猥切詩曰葛之覃兮施於中谷又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蔓莫干切俗作蔓

怨公子兮悵忘歸公子謂公子椒也言己所以怨公子椒者以其知己忠信而不肯達薦賢故我悵然失志而忘歸也補曰怨椒蘭如葛石之於三秀故悵然忘歸也

君思我兮不得閒言懷王時思念我顧不肯以閒暇之日召己謀議也五臣云君縱相思為小人在側亦無暇召我也補曰閒音閑

山中人兮芳杜若山中人屈原自謂也

飲石泉兮蔭松柏言己雖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為芬芳飲石泉之水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潔自修飾也五臣云飲

清潔之水蔭貞實之木

君思我兮然疑作

言懷王有思我時然讒言妄作故令狐疑也五臣云讒邪在旁起其疑惑作起也補曰然不疑也疑未然也君雖思我而為讒者所惑是非交作莫知所決也

靁填填兮雨冥冥

靁一作雷 補曰填音田 五臣云填填雷聲冥冥雨貌啾啾猨聲皆喻讒言也補曰啾小聲也狖似猨余救切

猨啾啾兮又夜鳴

又一作狖

風颯颯兮木蕭蕭

言己在深山之中遭雷電暴雨猨狖號呼風木搖動以言恐懼失其所也或曰雷為諸侯以興於君雲雨冥昧以興佞臣猨猴善鳴以興讒言風以喻政木以喻民雷填填者君妄怒也雨冥冥者羣佞聚也猨啾啾者讒夫弄口也風颯颯者政煩擾也木蕭蕭者民驚駭也蕭蕭文苑作搜搜補曰颯蘇合切搜搜動貌與蕭同

思公子兮徒離憂

言己怨子椒不見達故遂去而憂愁也五臣云思子椒不能用賢使

國若此但使我羅
其憂愁離羅也

山鬼 莊子曰山有夔淮南曰山出嘷陽楚人所祠豈比類乎

操吳戈兮被犀甲 戈戟也甲鎧也言國殤始從軍之時手持吳戟身被犀鎧而行也或曰操吾科吾科楯之名也補曰操持也說文云戈平頭戟也考工記曰吳粤之劒又曰吳粤之金錫爾雅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考工記曰犀甲壽百年荀子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鞈如金石鞈堅貌音夾

車錯轂兮短兵接 錯交也短兵刀劒也言戎車相迫輪轂交錯長兵不施故用刀劍以相接擊也補曰錯倉各切詩傳云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旌蔽日兮敵若雲 言兵士競路趣敵旌旗蔽天敵多人衆來若雲也

矢交墜兮

士爭先墜墮也言兩軍相射流矢交墮壯夫奮怒爭先在前也墜一作隧補曰隧與墜同凌余

陣兮躐余行凌犯也躐踐也言敵家來侵凌我屯陣踐躐我行伍也躐一作蹹補曰顏之推云六

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左傳有魚麗之陳行陳之義取於陳列耳俗作阜傍車非也躐蹹並音獵行胡

岡切左驂殪兮右刃傷殪死也言己所乘左驂馬死右騑馬被刃創也補曰殪壹計切驂見

遠遊創初良切霾兩輪兮縶四馬縶絆也詩曰縶之維之言己馬雖死傷更霾車兩輪絆四

馬終不反顧示必死也霾一作埋補曰霾讀若埋縶陟立切援玉枹兮擊鳴鼓言己愈自

厲怒勢氣益盛援一作揺枹一作桴補曰援音爰引也左傳郤克傷於矢左并轡右援枹而鼓天時墜

兮威靈怒墜落也言己戰鬭適遭天時命當墮落雖身死亡而威神怒健不畏憚也墜一作隧文苑

作懟　嚴殺盡兮棄原壄　嚴壯也殺死也言壯士盡其死命則骸骨棄於原壄而不土葬也補曰壄古野字又叶韻　出不入兮往不反　言壯士出鬬不復顧入一往必死不復還反也　平原忽兮路超遠　言身棄平原山壄之中去家道甚遠也一云平原路兮忽超遠　帶長劒兮挾秦弓　言身雖死猶帶劒持弓示不舍武也補曰漢書地理志云秦地迫近戎狄以射獵為先又秦有南山檀柘可為弓幹　首身離兮心不懲　懲忞也言已雖死頭足分離而心終不懲忞身一作雖補曰懲音澄忞音乂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　言國殤之性誠以勇猛剛強之氣不可凌犯也　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　言國殤既死之後精神強壯魂魄武毅長為百鬼之雄傑也一云魂魄毅一云子魂魄毅補曰左傳曰人生

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䟽云人禀五常以生感陰陽以靈有身體之質名之曰形有噓吸之動謂之為氣氣之靈者曰魄既生魄矣其內自有陽氣也氣之神者曰魂魂魄神靈之名本從形氣而有附形之靈為魄附氣之神為魂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為聲此則魄之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魄在於前魂在於後魄識少而魂識多人之生也魄盛魂強及其死也形銷氣滅聖人緣生以事死改生之魂曰神改生之魄曰鬼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魂附於氣氣又附形形強則氣強形弱則氣弱魂以氣強魄以形強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注云魂人陽神魄人陰神也

國殤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

成禮兮會鼓言祠祀九神皆先齋戒成其禮敬乃傳歌作樂急疾擊鼓以稱神意也成一作盛

傳芭兮代舞芭巫所持香草名也代更也言祠祀作樂而歌巫持芭而舞訖以復傳與他人更用之芭一作巴補曰芭卜加切司馬相如賦云諸柘巴且注云巴且草一名巴焦姱女倡兮容與姱好貌謂使童稚好女先倡而舞則進退容與而有節度也與一作治補曰姱音夸倡讀作唱春蘭兮秋菊菊一作鞠補曰古語云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長無絶兮終古言春祠以蘭秋祠以菊為芬芳長相繼承無絶於終古之道也

禮魂禮一作祀魂一作䰟

楚辭補注卷二